周易宗義

周易宗義卷之六

星源後學程汝繼敬承甫輯

解䷧坎下震上

序卦解者、緩也、孔疏險難解釋、物情舒緩、故爲解也、傳震動坎險、動于險外、出乎險也、爲患難解散之象、又震雷坎雨、雷雨之作、陰陽交和、和暢而緩散、故爲解、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紀聞曰蹇未解、且利西南、既解可知矣、蹇言不利東北解不言者、蹇方止于險中、故言利平易、不利險阻、既已出險外、故但言平易之利、不言險阻之不利、　仲虎曰

解之時以平易爲利、略有苛急、卽非利、以安靜爲吉、久爲煩擾、卽非吉、復之爲言、對有所往之時而言也、大蹇既解、陽无所往、來復居二、處中无爲、其來復吉也、苟有攸往、非夙不可、有攸往而不夙、則難深而不可解矣、

潘雪松述曰蹇解本相反之卦、蹇九五往在上、今來居二、是陽復於下卦之中矣、故无所往、其來復吉、蹇九三爲艮止之動、今往居四、其體震動、爲往、故有所往夙吉、上下二卦、皆以陽爲主、惟陽能解乎陰也　褚氏云世有无事者求功、故誡以无難宜靜、亦有待敗乃救、故誡以有難須速也　陸庸成曰欲出蹇則利用動以解之、

既解則利用靜以綏之故取西南致養之義所以培植
國脉維持元氣也頼震兌者頼坤以安坤靜也　孫質
菴曰夙字就是來復蓋靜而能處之以靜固爲安止其
所動而即歸於靜亦爲來復其所總是安養天下之意
本義兩若字是未定語看解後時事何如兩吉字還在
安靜不煩擾後此看註早往早復重早復邊爲是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
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
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隆山李氏曰解者屯之反蹇難之方興解則難之已散

蹇止乎險下不若屯動乎險中屯動乎險中又不若解動乎險外也患難方平之際既不欲人以多事自疲又不欲人以无事自怠蹇以能止而稱知解以能動而出險此其義若相悖不知能止者方能動止而動乃為慎動動而止乃稱能止此見天下无二道皆一易之流通

蘇子瞻曰在難而思解處安而惡擾者物之情也方其在難我往則得衆故利西南及其无難我往則害物故來復吉來復之為吉者无所往之時也苟有攸往非夙不可

洪覺山曰動者往也西南坤地也來復二也推无往故可往惟來復而得中故可往而利西南西南寛

大中體也其必以來言者何也、蹇當上進故往、五解當內修故來、二來在一則屯、在二則解、在三則泰、解則泰漸、故陰上而陽下、有爻之義、知乎此者、可以知易矣有攸往者、未必往也、二以來復爲主、故往亦以夙疾爲善、何以夙也、物之生也以春爲候、難之散以解爲期、當春而不生、則無可生者矣當解而不散、則無可解者矣、蟄驚雷發、其可緩乎、緩則屯矣、昔漢高入關除秦苛禁約法三章庶幾乎知西南之意者然而馬工之習不事詩書其時果有以來復告之者乎此卽非夙吉之道蓋不待窮兵干遠而后失之也

方伯兩曰方其險之未解也凡往皆蹇凡來皆吉但可以來不可以往及其旣解也不但其來復吉雖往亦夙吉故曰利西南往得衆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質卿曰蹇解兩言利西南然解之利西南卽是蹇之利西南非有二道早往早復就是利西南之事主於解難別無意也又曰蹇之利西南爲得中解之利西南爲得衆惟得中故得衆其來復吉乃稱得中此之得中止蹇之得中於來復得其用於吉得其效非二道也　易述曰來復之吉不止安靜須是整頓紀綱法度皆復如舊若蹇雖已平不復有爲姑隨時維持而已因循苟且又

兆險難之萌凶之自也故須來復乃吉乃爲得中解者
解其遺患餘釁之未盡除者也除惡不盡則易滋故有
所往夙吉夙者朝而不暮也謂敏疾決斷不移時而定
亦不二往也　按當解之時以安靜爲中九二得中所
以能與時休息來復其所而吉也往卽本此中以往夙
亦得中之爲也有功在夙上見得來知德曰往有功卽
上文得衆也得衆故有功往西南則得衆有功所以早吉也
紀聞曰屯象草穿地而未甲解則雷雨作而不果草木
皆甲拆拆分裂也剥之碩果之不食藏天地生物之仁
解之甲拆發天地生物之仁天地解心也雷雨作氣也

皆甲拆形也解之雨即屯之雲崔憬云坎在上則爲雲澤未及物也屯也坎在下則爲雨澤已及物也解也馮氏曰雨自天施雷自地出趙汝楳曰離言百穀此言百果者四陽之月百穀猶未芽甲也甲者始出未申正屯之際也拆則萬物出于震矣解言時不言用其用已顯也　易述曰隆冬寒沍萬類閉藏是天地之蹇也一氣既動春意潛萌是天地之解也天地一解而雷雨自作雷雨一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屈之終伸之始往之復來之端其解也時之所極雖欲不解而不可得也天地非解無以運其心百姓非解無以遂其性人工非解無

以施其能大哉解之時乎　陳定菴曰人君解民之難
主於靜靜則民安之造化解物之難主於動動則物生
之其用之不同如此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陳希獻曰雷者天之威雨者天之澤威中有澤刑獄中
有赦宥也按周禮司刑職過者當宥罪者當刺今則過
者直赦之罪者則宥之所以為解也洪覺山曰赦者舍
也釋之也宥則寬之而已當屯難之時民有以過誤不
幸犯法深欲悔解于中而不得自達者故與之解焉所
以開其自新之路也　蔡虛齋曰赦過宥罪者仁也然

過則赦之罪則宥而不赦是又裁之以義也陸庸成曰雷合於電所以折獄致刑秋令也雷合於雨則以赦過宥罪行春令也過與罪不是民之難然當患難之時天下大亂民生易入于罪故過小則赦罪大則宥夫常時三覆五奏自有定規特因解時益加赦宥是王者所以播解澤而昭蘇萬民者也

洹詞曰小過可赦也大過必終其罪可也小罪可宥大罪必極其刑可也赦令數下長奸滋惡非民之幸赦宥解之義蓋特就蹇難解散一時言非可常也

六爻大意趙汝楳曰爲時之悖者六三也九三獲之如狐上大

獲之如隼、故六五柔中坐享小人孚退之吉、九四以剛居柔、不能奏解悖之功、初六則剛柔交際之始、與三无涉而得无咎者也、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唐凝菴曰初與三爲險坎卦在下、則初之陷爲甚、坎卦在上、則上之陷爲甚、此何以无咎、惟其與四、首以剛柔相際、從震而動、遂不爲陷、故其義可以无咎、蓋解之初、即蹇之上、而解之四、即蹇之三、皆以相應而免于陷、解之剛柔際、即蹇之來碩也、解初功猶未竟、不若蹇上之盡收其功、而爲吉、故止于義无咎而已、要亦夙吉所致、

故四之爻首曰解而拇也

按上面平易赦宥俱尚柔道頤難之方解固貴安靜而解後人心渙散不可不一振作之以釀廢弛之禍初六以柔應剛則不擾亦不弛所以无咎本義在上下應字不重剛柔際只重柔得剛上石介曰陽爻皆能除難初六有應於四而附近於三故无咎也　薛溫其曰屯則剛柔始交未相知會動乎險中故有難生之理解之剛柔已相際接動而出險故義必无咎　洪覺山曰解之六爻多去小人事初六何以不言也在下无聚无所可解而已又以剛柔之際自為君子有不待于解者故无

咎詞簡以示意也際中也以陰居陽以陽應陰皆中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黄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潘雪松述曰九二六五所任以解險者陽剛之才處得
其中剛足制柔中足正枉以此解險何險不除故曰田
獲三狐象吉二於地稱田九家易坎爲狐黄中色矢直
物陽剛中直黄矢之象　又曰陰多黨類隱伏而善疑
蹇難既解陽來復中其道在開解陰而使之胥化所謂
利西南者正在於此九二蓋用泰二之朋亡以消小人
朋比之私用豫四之勿疑以釋羣邪疑惑之情也吳氏
謂三狐皆爲九二所獲則陰之難解矣三爲成數舉三

言之搜獲俻盡田者力而取之也三陰如狐去之不力雖去必來夫小人在君側君子固未有能得其志者故必三狐盡獲而中直斯得也獲彼得此此大臣之正道所以清朝廷而安天下者也故吉

按好惡不偏爲中舉措得當爲正有此中斯有此正也得中直者得在人得中道者得在己

程敬承曰獲者獲而去之也狐之獲也以田隼之獲也以射盡獲之若此其難也此解之必以其退爲驗也

王伯厚曰世之治也君子以直勝小人之邪易曰田獲三狐得黃矢世之亂也小人以狡勝君子之介詩曰有

兎爰爰雉離于羅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潘雪松述曰解者陽解陰也九二來復得中初居其下而得无咎六三陰柔位乎其上負四乘二爲負且乘之象負爲人役乘民所載也民役而爲人載丕位已甚何以靖民難解方始而小人竊位且復召釁致寇必矣此有國家者之憂也貞吝正九二貞吉之反象曰亦可醜也醜卽羞吝之意醜之使自解而貞上處極勢不能自還有射之已焉

劉濂曰坎輿象亦寇象六三不中不正居險之極而乘陽之剛是爲負乘處非其分必爲寇盜所奪此竊位之小人所當解者　張雨若曰難之未解顛倒混淆小人容有冒濫名器者既解則公道昭明人皆得執之以爲辭矣且字致字宜玩小人明知不容而恬然而不顧者恃巳之爵祿出自朝廷也如此不去則自我致戎又誰咎哉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斯字重看本義若能字則字緊緊相應　拇足大指初象而汝也不徒曰拇而曰而拇者見其爲四之所親也

私情之交未免有所係累必解之使去而後同類之朋
如九二者始得信不疑以成輔五解難之功象云未當
位謂九四失位不正而下應初故初得附之爲其拇也
孔疏云若當位履正即初爲邪媚之身不得附之矣
張獻翼曰解者弃合而離之也必解拇而後朋乎盖君
子之交而小人容於其間是與君子之誠未至也
諸子相曰四言君子不解善類不來五言君子不解惡
類不退君子小人不容並立者也　唐凝菴曰發言朋
于五解言則于四互言之正見惟陽與陰爲朋也
六五君子維言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

也

君子、指人君、人君與小人同事、害不可言、維有解去一著、曰維者、見一解之外無他術也。有大義獨斷意。小人一解、則君德清明、而天下永無禍亂矣、故吉、然此何以驗之、驗諸小人之退而已、若曰吾解小人、而小人尚在、則是實未解也、蓋庸君世主、固有外迫公議、而內牽私愛、姑飾辭以掩天下之耳目者、不知小人不解、則世難復作、惡惡而不能去、此郭公之所以亡也、聖人孚之一言、其旨深哉、此與四爻都是聖人設計替他尋門路的

丘建安曰、小人情狀、最不一、狐以言其幻媚。隼以言其

鷙害。梅以言其附麗。負且乘、以言其僭竊。諸爻已極形容矣。此復明以小人斥之、蓋所以顯其罪而去之也。

張雨若曰此夫子又爲易之之辭、見得君子只是不解若使有解小人自即退矣、此歆動之使必解也　或曰小人退則無生難者退即陰難解去之義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公指六隼象三

易述曰解至上上六極矣、無所不解矣、而負乘小人猶擁高位隼在高墉之上、象上六居動之極、當解之成、極而後動、成而後舉、故獲之而无不利、象曰以解悖也至解

終而猶有未解者悖之甚也名之以悖所以著其罪之不容不解耳　彭山曰當解之時至于六五已能化小人爲君子矣然或有悖者國之讒慝民之雄鷙也則公爲射而獲之隼獲而君子攸寧小人攸芘无不利焉解之盡也射盖示人以正於力不勞而夙在其中矣言隼則亦治其首惡之意也

程攸承曰解難之散也國家作難莫如小人豈容緩解我未嘗有因循姑待之意即是早往然第獲其首惡而止而未嘗株連窮治之即是早復究也悖解而國家无復有作難者世界何等安靜即是利西南勿謂赦過宥

罪與屏邪逐姦有二道也又曰解至解悖極矣悖一解則无所不解此往之有功也大傳又以藏器待時詔之意念深矣

陸庸成曰解則險已盡平矣而不知天下有至險未解者方且高張于君側方且援引于庶位此非攸往之所能收功也則小人是已狐者小人之夭拇者小人之賊隼者小人之鷙負乘者小人之僭三狐不獲則中直不來拇不絕則明不至小人不退則君子解之之道未盡負乘之隼不射去則悖亂无已而寇戎无寧日矣夫卦利于靜而自二以上皆用動者以解小人固无妨于來

復也當解之時百姓之過罪可原而小人之奸惡難恕

損☶☱艮上兌下　益☴☳巽上震下

楊止菴曰損者減省益者增補上九剛居陰不足故減省減省後必有益初九剛居陽有餘故能增益益者益其所減省者也此二卦上初兩爻之義但損上九卦主在上故重在上益初九卦主在下故重在下彖傳二卦皆先言損後言益以損卦主在先在上益卦主在後在下故也亦以損在上有受益之地益在下有爲益之本故損卦多言益而益不言損也

陸庸成曰損益聖人之所以定賦中邪也總言損繼之

以益損有四善惟孚者得兼之故彖曰損而有孚然自非懲忿窒慾之至必不能虗中以受天下之益而損之道乃上行矣夫損本取民而損益十二爻中未有言及財賦者獨益之上九甫求益而凶立至聖人之不言有無如此

又曰聖人心乎爲民故損以損民得名益以益民得名而究也君亦與焉故曰其道上行曰其道大光夫損非額外之征即什一而賦皆損也益非獨租賑貸因民利而利其益乃大也本真實不忍取民之心以義取然後取民有制則出之爲良法而何咎定之爲常經而何不

利然損之利有攸往也必有孚而元吉无咎可貞僅乃得之益則无往不利矣非獨處常即大川亦利涉焉聖人之貴益不貴損也但无損不成益故損先　趙汝楳曰損上益下卦之義也上卦得益則四有喜五元吉上正宜吉也下卦當損而初酌損二弗損所損者三而已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蘇紫溪曰損益二卦皆就下言聖人不以損上爲損而以損下爲損不以益上爲益而以益下爲益蓋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富藏於民而藏於國此聖人命名意也有孚以下示人君深自抑損而不必於損下以益上

也蓋國家之損非經費不足之爲害而欲心侈靡之爲害有孚者損過以就中損文以就質惟以眞誠悃愊爲天下先而已二簋用享只是有孚苟有明信則天地可動鬼神可格而繁文縟節无所用之又何以損下益上爲哉

潘雪松述曰損之成卦在三上二爻下兌之成兌由六三之變也上艮之成艮由上九之變也三本剛而成柔上本柔而成剛兩卦合體爲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損下益上之義也主三而言故以損名卦有孚二五中爻虛實相應也 仲虎曰損所當損出於至誠適於時

義而下信之謂之有孚其道可守故曰可貞其道可行故曰利有攸往此卦之辭煞而不殺自坤彖外未有如此反覆詳悉者蓋損本拂人情之事損下未必大善而吉未必无過未必可固守未必可有往惟損其所當損於理可行而下信之則其應可如此爾

程敬承曰損何以云有孚也去浮存約其實念也始而權損之宜則存一不忍多取之心而下孚於民旣而酌損之用則存一不忍多費之心而上孚于神是故四者之應應其厚也二簋之享享其孚也行損以孚二簋至薄猶可用享所謂貞者貞此攸往之利亦利此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林次崖曰損下益上下損而上亦損故曰其道上行道者損之道也知此道字方說得去不可作利歸於上說

洪覺山曰道即下文所謂時是也有孚以下象詞備夫子何以不釋而止加一而字于其上也損非人情所欲故以而字見義使人知必本于有孚而後其善可盡二簋可用享有孚之義也言二簋則其他可知言用享則其自奉可知損下以益上損民以奉君豈人君所得已

哉應有時者言非其時不可也何以時也扶陽抑陰天
道之常剛何以可損柔何以可益其所可者時焉耳噫
夫子于損卦一彖而以三時字言之則損之意可知矣
上下經各三十畫而後爲否泰爲損益夫子于否泰言
消長于損益言盈虛陰陽上下往來之間每致意焉則
易之爲道又可知矣
唐疑菴曰二簋至薄也享上至重也下之力止于如此
則其用享亦止於如此雖薄而可用以享矣然即二簋
之享豈能常用亦有應用之時損下之剛益上之柔惟
下爲全剛上爲全柔此一時則剛過於有余柔過於不

足損下之三以益上之上耳過此則不可損矣故欲有損必酌其時之盈虛而與之偕行時當損則損時不當損則弗損可也下本不堪損苟復失其時損所不當損益所不必益安能元吉无咎可貞利往哉反復言之總見下之不可輕損也

易述曰損剛益柔有時三益上之時輔嗣以爲剛爲德長損之不可爲常也與時偕行通損益盈輔虛之時嗣以爲自然之質各有定分損益之加非道之常也傳凡三言時蓋極論損下益上損剛益柔在損時則可非其時有不必然者矣章氏曰惟時然後損此所以備衆善

也　游讓溪曰聖人之大用有損有益有盈有虛皆因乎時而已商繼夏周繼商俗奢示儉儉示禮有餘者收之不足者散之其所損益何莫而非時哉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紀聞　有澤山體中虛而受潤於是澤氣上通而爲咸之　有澤則澤浸山而山塞澤也澤日壅山也曰削是爲損之象楊子雲曰山下有澤不復兼取益艮山之意矣朱子曰懲也不專是戒於後若是怒時也須㳅懲治他始得懲者懲於今而戒於後也窒亦非是有個孔穴去塞了但遏絕之使不行耳　程子曰七

怒爲難制第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懲之謂也又曰慾心一萌當思義理以勝之窒之謂也顏子不遷不貳是也　孔疏人情感物而動境有順逆故情有忿欲懲者息其既往窒者塞其將來忿欲皆有往來懲窒互文而相足也或曰忿慾生於說懲窒得於止　劉調甫曰懲窒有道禁於未發而已君子有大忿行已有恥之謂也君子有大欲欲明明德於天下之謂也有大忿則小忿自懲有大欲則小欲自窒

程敬承曰致中致和戒謹恐懼正是先時功夫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易述曰初四正應而初以陽居陽則盈矣四以陰居陰則虛矣以已之盈益上之虛初之事也以爲已事而速往以益之則无咎又因陽剛好進初體輕銳而戒以酌損之仲虎所謂當自酌其淺深之宜而不自傷其本量其所受隨器而止酌之義也　程紀曰遄往剛往也剛往恐其過損故酌之酌卽酌之於中也朱漢上曰過則非四所堪不及則損之无益事當損而損剛正決斷如救焚拯溺可也苟當損不損而至于敗豈損下益上之義乎酌字在遄字上來酌損斷不是交淺言深之意四與初合志交已非淺不待酌而知其必能受也只損所

當損便是酌損如遄損則深求矣矣大抵損所當損是損卦最緊關意思彖以損所當損爲孚故薄禮可以享神酌其可薄而薄也爻以損所當損爲中故遄往可以益上酌其可遄而遄也　王介甫曰損已益上不以已事出位者也在下而剛不中故可損之損之已過則亦不中故當酌損

尚指六四合志者四求初也蓋四之志正欲損已之疾而求助於初兩情湊合何嫌其遄哉志苟不合不可往矣

程敬承曰損益兩卦初爻皆九皆與六四爲應皆抱陽

剛之才足以益上者但損初益自下施則當量其所受而往遄恐其過剛而非中故須酌損戒其銳也益初益自下受則當隆其所報而任重恐其好動而非分故須元吉防其過也

按巳事之事非進修之事只是遠往益上有公爾忘私之意遄謂如魯人欲以璠璵瘞夫子歷階而止之是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易述曰九二陽剛得中貞也所利在貞則不待有所損若有所往而著意於損則失其貞正而凶矣弗損益之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九二當損剛之

時居柔而說體上應六五陰柔之君若不守其剛貞用柔說以奉說主適足以損之而已非損已而益上也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中則何所容損所以弗損益之初以剛居剛而宜酌損亦欲其得中耳

程敬承曰彖傳損益有時初之時可往故以遄損爲益二之時不可征故以弗損爲益夫二何以不可征也剛中也既中而又自損以往益上則反爲不及適足以損之而已故征則凶而貞則利不征乃貞也貞即剛中之守也守不變則于已无損自于人有益否則自失其剛中何以益上之柔中乎此不損之益益之大者也 蘇

氏曰夫以損巳者益人則其益止于所損以无損于巳者益人則其益无方故損之六三益之六四皆以損巳者益人損之九二益之六五皆以无損于巳者益人以其无損于巳故受其益者皆獲十朋之龜也

陸庸成曰夫彈巳之剛正以補陰柔之主則以損爲益故往欲遄守巳之剛中以裨虛中之君則以弗損爲益故貞則凶魏元忠再相而變其公清義度晚節而安于浮沉皆損其剛者也二居兌體征則兌說行之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丘建安曰下體之乾三陽並進三人行也九三一爻損而上之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九三上而爲上則上六下而爲三剛柔偶合一人行則得其友也　胡仲虎曰損因三而成故必損六三然後一卦陰陽各以兩相與三人行而損一人兩也一人行而得其友亦兩也本義兩相與則專正係詞所謂致一之理也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一則得友三則生疑損益之道微矣

程敬承曰兩者道義之交乎三者倫類之非偶道義交乎則雖千百其朋不失爲兩倫類非偶則雖比肩相與不失爲三三故疑疑故損之而後能合兩成一也是致

一之道也三兩字不必拘又曰損之六三益上用損道在去異致同以祛疑疑祛則合兩成一而益及于人益之六三上益用凶道在誠心勵行以通信信通則轉危爲安而益歸于己　陸庸成曰有不速之客三人來凡乾有三人之象變而爲兌有朋友習之義去一而兩專兩專而一致　項氏曰六三上九成卦之爻也六三損剛以補上是泰之三陽損其一也故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上六因六三之行而得其友既已得友則不可復損矣故曰弗損益之損由六三之損而得名故爻辭極論損之精義上九受損之補者也故爻辭極論損之成效

六三不可以不損六三一損而初二四五三上皆得成耦六三不損則三陰三陽皆成參維極天地男女之義亦不過如此此損之有孚而大善者也・易述曰否泰之初上相易故茅茹象同損益之二五相易故𠌶朋象同未濟之三四相易故鬼方象同卦變之道于是乎觀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傳初之益四損其柔而益之以剛損其不善也故曰損其疾損其不善以從善也疾何可久惟使之遄速則有喜而无咎人之損過惟患不速速則不至於深過爲可喜也按陰陽失平爲疾王介甫曰偏乎陰者資之以陽

則其疾損而有喜矣陰柔之弊嘗失之緩故遄乃无咎

陸庸成曰陰柔之疾爲刻取爲吝施爲靡費其疾一日

不損則民受一日之害故初之益上莫如損上之疾猶

恐其緩也故利用遄然初遄於爲人須酌其往不若使

四之自遄于爲巳瘳厥疾也

程敬承曰損其疾乃因初之益而自損其疾也使遄者

誰使之初之遄往使之也若四自能遄則无待初往矣

四之疾全在柔以初九之剛益之故能遄而有喜亦之

爲言自其有疾而得愈言之也　易傳曰亦之爲言次

之之辭无疾上也有疾而損之次也又有下焉者朱子

曰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若子路可謂百世之師夫子產容國人以議巳亦可謂難者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柔順虛中是誠心以賢才爲寶也君誠心以實賢賢乃誠心以愛君羣策自集弗能違也或者不期而至之詞蘇氏曰楚書以善人爲寶齊威以四臣爲寶十朋之龜信非賢人不足以當之　王輔嗣曰以柔居尊而爲損道江海處下百谷歸之履尊以損則或益之矣龜者決疑之物也陰非先唱柔非自伐尊以自居損以守之故

人用其力事竭其功知者慮能明者慮策弗能違也則衆才之用盡矣

蘇紫溪曰五受天下之益是或益之十朋之龜也咸曰君子以虚受人有不受則有所違无不受則何違之有

程敬承曰四以初之損而益益知其所自來五以二之弗損而益益有不知其所自來者故曰或益之䕶益而得十朋之龜足以盡天人之助也故又曰自上祐也

洪覺山曰龜者是非之決諮之所從出大龜至善也至善合天故天自上祐之　質卿曰人之益必有所自六五之元吉爲或益之意者自上祐乎思若啓之行若翼

之其必有默感而默受者天地鬼神所不能違也質卿
又曰土宇版章之益益之昭昭之中其益也人可見益
之小也慧知明通之益益之默默之中其益也不可見
益之大也故六五之吉為元吉　陸庸成曰惟虚以處
中者乃能受天下之大益而不溢於量故損以六五益
以六二當之十朋之龜乃兩間之神物禎祥之先告此
非意想可希冀故曰或益此惟德動天故曰元吉亦惟
大眷德故曰自上祐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
益之大得志也

約說曰凡損之義有三損己從人也自損以益于人也行損道以損于人也損己從人從於義也自損益人及於物也行損道以損於人行其義也各因其時取大言之四五二爻取損己從人下體三爻取自損以益人損時之用行損道以損天下之當損者也上九則取不行其損爲義上居損之終損極而當變者也不損于民乃所以益民也故曰弗損益之无咎之道也又必得其貞正道當不損而不損非違道以干譽者也則當吉而利有所往矣在上能不損其下而益之天下孰不服從從服之衆无有内外也故曰得臣无家方獻曰損不難於

正而難於信故彖曰有孚而後可貞不損不難於孚而難於正故此曰貞而後得臣无家　易述曰上九乃受益之地彖損下益上其道上行謂此也陽剛在上艮體不動而比者應者咸受其益故曰弗損益之凡損已益人者所益有限弗損以益人則益无方矣益不自盈故无咎可貞而吉利有攸往卦辭之善咸備于斯　王簫曰陽稱君陰稱臣夫剛物所歸也剛長居上衆陰仰戴而歸有得臣之象　洪覺山曰上佑得天也得臣得人也五曰得天上曰得臣五以受天下之益故曰十朋之龜上以益天下之人故无家上九因六三之損以成益

以天下之善教天下之人以天下之利養天下之人惠而不費益之大者如是若曰以損爲益則所益者小矣得而有家則所得者狹矣　節齋蔡氏曰損兼言益益不兼言損聖人不得已用損之意可見

約說曰居上不損下而反益之見君子大得行其志也君子之志唯在益於人而已大得大字從弗損來小惠與民民弗徧也志安能大得

象言俞氏曰益九五之君以益下爲心故大得志也損上九乃臣也亦大得志然則君臣上下皆當以益下爲心也

洪覺山曰損之六爻何以多善詞也純乾過剛純陰過柔損其剛之過以益柔之上而後六爻上下得中以相與是以善也是故剛已損矣其諸陽爻之益人也則欲其弗損損則不及柔待益矣其諸陰爻之求益也則欲其自損損則致中

易因曰損益一時事也今卦獨先言損而後言益者以見凡有所損皆為有益而損損未嘗損也是故初言酌損四言損疾二爻上爻皆言弗損益之三則實損剛以益上九之柔然三復得友雖損亦弗損雖損之而反有益雖損之而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則雖曰

損可也曰弗損亦可也曰損之而有益亦可也是可以知損之道矣故以損卦先焉　沈德培曰損益不是兩項能懲窒自然能遷改忿慾便是過懲窒便是改能改更是遷所以損稱與時偕行益亦稱與時偕行損益盛衰之始夫非時之所爲而何也損稱有孚元吉益亦稱有孚惠心勿問元吉總之皆孚誠所貫耳損爻稱或益之勿損益之益爻稱或擊之莫益之何嘗判然兩截哉

益☴☳巽上震下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張中溪曰此卦下體本坤上體本乾損乾下爻以益坤

下爻其益在下故曰益處益之時無所不利以行則利往以濟則利涉也　潘雪松述曰孔疏益者增足之名下已有矣而上更益之聖人利物之无已也向秀曰明王之道志在惠下故取下謂之損與下謂之益既上行惠下之道利益萬物動而无違何往不利故利有攸往以益不涉難理絕險阻故利涉大川　胡雲峰曰凡卦以內爲本物以下爲本國以民爲本損下之謂損益下之謂益而上之損益不與重本也他卦言利往者不言利涉益兼之盖益以與利也

胡仲虎曰上下經陰陽各三十畫然後爲否泰爲損益

咸男女之交變而損則不交恒男女之不交變而益則交咸者夫婦之情情之感也極必損恒者夫婦之道道之久也極必益然損三益上爲損初二上而爲四五者不謂損損四益初謂之益上五下而爲三二不謂益益在下卦之下民爻也下之上容可損下之下爲民決不可損也故損之釋彖曰損下益上而不言損民益之釋彖曰損下益上民説无彊則其爲益民也可知矣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説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陸庸成曰益卦九五曰有孚惠心可見損民固本于有孚即益民益以孚爲本苟无其孚是驩虞也然有是惠心者君而布而而導之下者臣故二五中正所以一也本道即中正之道以德而運爲才者也凡益之道與時偕行又即以卦德卦畫看出益之時來　林次崖曰損上益下看來與損上九一般皆在制民常産之外如山林川澤之利損以予民蠲民田租之類不然說不得損上程竹山曰自上下下雖生于損上益下一句然又見其有廣被極到意故曰大光利歸於下故民悅無遠弗屆故道光　洪覺山曰民下爻位也凡情交則悅民悅无

疆者上之下交而益也夫自上而下未光也自上而能下下是謂天道下濟而光明故曰大光大者乾也乾之一陽既下而通體以離也乾之一陽既自上而下下皆見之王者无私之大道夫豈人人而悅之者哉

按益下之道惟中正為盡善卦體二五皆中正是其君臣共畫益下之道皆良法美意天理人情之至當者所以有慶慶卽民悅道光之謂管之內政王之青苗非不托名益民却是中正否木道者震于五行為木巽于八卦為木以涉川為常而不溺者也在人則為才幹力量可以濟險而利涉川要之中正非偏于德自平時之布

惠言則重德耳木道非偏于才自臨難之康濟言則重才耳大都益道大光之時何往不利何險不濟乎 利涉大川言木者三益渙中孚也 唐凝菴曰木道即巽益下之道行則震之行也巽木動而行乃憑以涉川之

象

經繹曰夫聖人不利巳利物者也物旣利矣利必歸焉而何適非利哉用以有往中正爲制措正施行攸利往也用以濟涉木道乃行拯危濟艱大川利也故益以興利也夫爲道日損爲學日益者也學不日進者退矣動以勵志巽以游心動以果行巽以資深天道所以健而

寖也時乃日新益无疆矣上乾天施下坤地生二氣呴
鬻孳有區萌天道所以交而興也時乃日新益无方矣
大哉時乎天行地紀聖功物理益以時也夫誰能違之
故益用唯時也丘氏曰當其可之謂時時者損益之準
故二卦皆言之
動巽二字平看是一時事必湊合做纔是實學問纔得
日進无疆施生亦要合講一施一生合同而化其益始
普被於萬物而无方所言无疆言无方益之為大如此
趙氏曰損益盛衰不能鈞等損有餘益不足而後適中
益而无時則過於益者必過於損不足有餘反覆仍在

也是以損益二卦皆言時行又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泛論其理而意歸於損凡益之道與時偕行專論其理

而言所當益　唐凝菴曰凡益下之道不必若益上之

酌盈虛也時時益之若天地之施生可耳此則益之與

時偕行也益下之益上益之以巳之所有下之所有幾

何而可以不酌也上之益下乃因民所利而利之因施

於天因生於地而爲之裁成輔相天地施生无方則上

之輔相財成亦无窮矣焉得不與時偕行也有一時不

行則待命于上者竭矣

潘雪松述曰按損益二卦以下爲本而上之損益皆不

與焉草木之根墻屋之基人之氣血皆然凡稱損益盈
虛者皆以下言也山下有澤損山非不實也上實而下
虛故其卦爲損風雷益風非不散也外散而內盈故其
卦爲益皆主下卦之言也山吸澤之氣亦損下也風動
雷之威亦益下也觀損益之卦而聖人之行事見矣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汝中曰六子皆有益於物必曰風雷者水火山澤惟能
給聚萬物散之動之然後能增長故歸之風雷　章氏
曰雷風一也易爲有恒益之分曰巽長女也入而在內
震長男也出而在外陰陽各有定位故爲恒而大象取

不易之義震本動也入而從風巽本入也出而助雷陰陽相與呼應故爲益而大象取遷改之義此易之所以變動不居也

劉調甫曰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物本相益也君子觀象於風雷而求所以益巳者見善則遷无係吝之心有過則改无遷延之意雷厲風行亦不過此是可見君子所以受益全在一見則遷一有則改若稍涉係吝遲回善不爲吾有過遂成吾過矣何益之有斯聖人所以取義於風雷也雖然善未易明過亦未易知也孰焉者自以爲善而不知其善即過也安望其能遷改乎

洪覺山曰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无所疑二可謂大勇者矣何以能卽遷卽改也勇莫神於機初也初之不審念過而後及焉則其反也不力矣是故震巽一陰一陽之始生幾之謂也見善見過見之早也

程敬承曰善何以謂之遷也善本活的在此在彼不拘一轍遷者隨時遷徙卽徙義之謂也見善不速遷此執彼壅善且爲宿物矣故遷善卽所以改過非二事　陸庸成曰風之入也最微故片善不遺纖過必剔雷之發也最迅故遷无留念改无停機　經繹曰咸體虛懲忿窒慾以致虛而象之山澤實其虛也恒德實遷善改過

以體實而象之風雷虛其實也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潘雪松述曰初九一爻為一卦受益之最陽剛初動震主也所應則巽主也震體能幹巽權又能任之宜為上與大益之事利用為大作也陽本大震在下有大作之象居下而得上之順以行其志必須所為大善而吉乃无過咎陽剛好動動未協於其旋則何以濟大事大事不濟何以塞己咎以盡善之道運正幹之才事成而免於咎蓋繇之以德也象曰下不厚事也王註居下非厚事之地在卑非任重之處大作非小功所濟故元吉乃

得无咎也　唐凝菴曰益之初即損之上何以損上待貞而吉益初爲元吉也損不可過而益无方也　馮氏曰益爻用享帝用凶事用遷國皆大有作爲之事故曰益以興利　呂涇野曰元吉者何言天下之大謀非好名也任天下之大事非利已也　沈德培曰初二兩爻一則大臣而忠順以事上即天恩下逮終始不渝一則新進而鞭策以圖功即作用殊常規繩不失无非報此有孚之主而已　陸庸成曰益之下卦損之上卦也自上下下則受益之極者莫如初故當爲報稱之極圖也損之上九以受益之極而益下則益不上壅益之初九

以受益之極而益上則益不下壅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其理可通於此矣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

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潜雪松述曰二居益下之時虛中能受不獨受上益也故曰或益之子夏傳曰柔得其位受上之益得中之道能精意以奉五通於人而信於神也故自來非常之祐十朋之龜不能違與損之六五同矣其位臣也故以永貞於五爲吉夫陰之所利在於永貞而二能盡之王者用以享上帝亦吉也家語曰賢者神明之主王者薦於

上帝使之主祭帝必享而受之永貞吉德日益也享帝
吉受帝益也　漢上朱氏曰或益之者益之不益天下
之善皆歸之也天地鬼神人道貴謙得益如此故十朋
之龜不能違受益者當守而勿變愈久而不厭則來益
者无窮矣
程敬承曰六二或益之云云與損六五同而損曰元吉
此何以須永貞而吉蓋五君也受天下之益益之自天
益莫大焉故曰元吉二臣也所受者君益也實處咎爻
渝節柔道恐難令終又況震動易變不若損五之艮止
不遷故必如坤之永貞而后可永受其吉也要以人助

卽是天助格君則可格帝天人上下其理一矣　蔡晉江曰此可見柔順之德非惟宜于臣而亦宜于君以順受福非惟報于君而亦報于天也　王弼曰帝者生物之主興益之宗出震齊巽者也六二居震之中而應于巽故享帝之美在于此時也易傳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籲俊尊上帝皆王用享于帝吉之謂也非指祭祀一節言益六二損六五二爻往來爲象故其辭同但損元吉益永貞以下異爾　唐凝菴曰以五之中正用二之中正正彖所謂中正有慶也故其益下至于如此

程敬承曰自外來與比有他吉同二處中本无求益之心而益自出望外故稱或焉使有心求益便是自內來矣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張陽和曰天心仁愛人君則時出災異以儆之大君仁愛人臣則或用凶事以益之　潘雪松述曰當益下之時以陰居陽不能謙退在上而益之嘉寵所謂美疢損矣三本多凶益之用凶事者處震之極震動警省乃所以益之也如此然後可以无咎　彭山曰有孚者誠合

於六二中正之德也中行謂上盈宜損下虛宜益以中道行者三本不中由受凶事之益而有孚中行乃可告公用圭告公用圭非是有孚中行了把此去陳于君前只是盡其道于己以慰吾君責望之心便猶告公而用圭以通信者然　易述曰告公以取中用圭以示信明益民安國之事可執以見天子而告成功象符瑞之信也六二得中與五爲中正之慶而三與合德見同此益民之本六四巽主在卦操益下之權而三爲通信見同此益民之志也不曰告王而曰告公公事公言之又益下以大公爲德也震爲大塗有行象震善鳴有告象

唐凝菴曰三以柔居剛則剛亦其所固有也而位不中正故獨於拂逆處受益又震體以恐懼爲修省固有之剛一時發見謐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者故曰益之用凶事固有之也益三之凶即損四之疾也　洪覺山曰對外來而言之故曰固有也何以爲固有也六三承上不正之剛動心忍性以疢疾增益之者增益其所自有者而已有孚自有之道居剛也内存有孚外行中道則所以通達誠信于公上而受益者在是矣圭者通信之具用圭用以自見也　經緯曰凶事非恙特用之以震動爲益也乎中人本心我固有之慊與安失之用凶事

欲其實有之也　易述曰卦損上益下最吉有益用凶事者益之无方也亦顧其位何如耳二居中正之位以履順爲益三居多凶之位以應變爲益　經繹曰下受上益惟所受如物因材受篤於天初剛正任大作二柔中正任大益三柔不中正不任作不任益惟凶事乃益之諸所受異也而下受益盡於此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潘雪松述曰彭山曰以中道而論陰當益也陽當損也二五皆以中正之德相應三孚二而以中正告四承五而以中正從上下同志何往不利利用爲依遷國遷陽

於下遂成益民之事矣是故定國而莫民所以利也

孔疏六四居益之時處巽之始體柔當位在上應下卑不窮下高不處亢位雖不中用中行者也故曰中行也以此中行之德有事以告於公公必從之故曰告公從也用此道以依人而遷國者人无不納故曰利用爲依遷國也遷國國之大事明以中行雖有大事而无不利

洪覺山曰動大衆舉大事未有不依順民心不得乎公上而能有成者告公則民心之從可知　蘇紫溪曰益下之事原非一端參而酌之合於天理斯爲中也大凡作事依天理而行自无不利遷國舉其大者言也曰遷

國見不可在時局世蚕中求之一切改邑徙家舍生殺身之事惟所利用耳　張氏曰遷重大也遷國猶可凢當損上以益下合於中行者皆是也　姚氏曰凡遷國必有依也周之遷也依晉鄭邢衛之遷也依齊得其所依也許之遷也依楚蔡之遷也依吳失其所依也故古者遷國以益下必有所依然後能立象止釋告公從謂告公而獲從者告之以益天下之志也志苟在於益天下上必信而從之遷國出於不得已故不釋焉　金汝白曰三四皆言中行言告公三曰有孚用圭而四直言從者三不正而四正四近君而三遠也　陸庸成曰卦

惟二五言中乃復之六四與益之六三六四何以亦言
中也人心以中爲體復之時能復便爲中益之時能受
益能益民亦便爲中

程敬承曰中而曰行以三有其孚四有其志之爲行樞
也不然僞爲中非眞能行中也焉在其告公而信從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
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潘雪松述曰人君施惠於民不必求諸物不必損於巳
惟求諸心而惠自下於下矣九五操利益天下之權而
陽剛中實故曰有孚惠心夫中心无爲以守至正乃晉

澤下民之本原此之謂至誠此之謂天德其爲惠也豈顧問哉如天施焉不問其施如地生焉不問其生王人者遵利而布之上下則此其大善而吉者矣有孚惠我德惠我中正之德也傳稱中正有慶以此而三之孚四之從皆在惠德之中矣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施於政而有迹可得而問惠出於心而无方又何問焉惠我德大得志也吾之德孚於臣下而益下之志不於是遂也哉　　述又曰益道以孚爲本二中正三孚二四從三皆以益民之志上承於五而五剛中正有孚惠心眞誠所溢交信無間臣下用告而君上勿問之矣孚之至

也此自上下下下本所以元吉也　洪覺山曰惠心有孚惠何以言心乎也惠不在博施濟衆而在聖人惠人之心有惠人之心而或問之者小惠也勿問之矣而无意于惠人之事者大道也大道出於心而見于事者德也　蘇紫溪曰益学俱從實心做出來故中行曰有孚惠心亦曰有孚不孚而中只是一個邀就之爲已則何補不孚而惠只是一個功利之私人則何濟此修身平天下所以起於誠意也　蔡虚齋曰出于我而歸于彼之謂惠惠心上惠下之心也惠我德下惠我之德也而其所惠者皆有孚也上感而下應也有孚之施於下者在上

則爲心自下之受此施者則爲德實非有二也

程敬承曰有孚惠心正於勿問處見得問則計得計失有令人喜怒念頭愈不謂孚矣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洪覺山曰上九益之極而變矣損之變以益下益之變以利己利己則損人是益之反也勿恒者有孚之反也巽爲不果爲進退故勿恒也益之上九即恒之九三恒則或承之羞益則或擊之矣自外來者言爲下之所不與而必不可免也　韓康伯曰夫虛己存誠則衆之所

不遷也躁以有求則物之所不欲也此立心勿恒者凶也然於三乃謂益之用凶事豈上所爲如此真足爲三益哉三因上之逆而震動其固有之良耳信乎他山之石可以爲錯也　潘雪松述曰五以中正人皆歸之極亢乘尊過求莫附雖有其應豈附之哉求多於人人所忿也益窮反損故有或擊之者莫益之偏辭也言衆心所不與也或擊之自外來也言非所料而自至也震巽爲恒巽震則非恒矣故有勿恒之象損彖曰損剛益柔有時損下之道時暫而已益彖曰日進无疆其益无方益下之道則宜恒久故上九立心勿恒有凶　蘇氏曰

上者獨高之位下之所疾也而莫敢吾擊者畏吾與也莫益之則無與矣孔子曰無交而求則民莫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故擊之立心勿恒凶戒詞也衆莫不益下恒義也我獨立心勿恒凶其宜矣　唐凝菴曰弗損則吉莫益則凶可見下可毋損上不可不益也象傳曰求益於人至於甚極則人皆惡而欲攻之故擊之者自外來也人爲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六二中正虛已益之者自外而至是也苟爲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上九求益之極擊之者自外而至是也　潘雪松曰益諸爻无无益者獨上九一爻无益之者故曰偏辭也言在益之

時獨不受益也或擊之小象恐人以爲六三故以自外來釋之言上動則坎來也莫益之一句乃指六三初與四二與五皆以正相交故能爲益三與上以不正相交故不能爲益謂上九爲無交而六三之益稱固有之明亦不能益也　胡雲峰曰二不求益而或益之自外來也上求益而或擊之亦自外來也嗚呼是孰有以來之哉五之吉由中心之有孚上之凶由立心之勿恒吉凶之道未有不自心生者或曰偏辭猶半片話之謂對究言之看亦可　蘇紫溪曰益下之益非自益也始於有孚中行也則忠信以得之之驗也莫益之損非自損也

始於立心勿恒也則驕泰以失之之驗也此益大象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即誠意之學豈有不務身心之益而能爲天下之益者哉

程敬承總論曰益自上下下者也則民之説之豈雖虞之私哉上有孚以惠於下下有孚以歸惠於上上下交相孚以成此益也五之所以大得志也受益如初而以大作重其報或益如二而以永貞堅其節曰利用曰用享皆吉道也至凶事而亦用益遷國而亦利用何耶其告公而信從者孚中之德益下之志也然則上下之所以相孚無非以益天下耳而何上之求益不已也利已

則損人是益之反也勿恒者有孚之反也或擊之而凶亦時當然耳洵矣上之貴益下而益下之貴孚歟 紀聞曰或益之自外來也人皆得以益之也或擊之自外來也人皆得以擊之也孔子讀易至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答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嘆也

夬☱☰ 乾下兌上 姤☰☴ 巽下乾上

陸庸成曰天地之間陰陽迭相消息而不相有无者也故陽消于剝而不能剝碩果旋剝而復來陰消于夬而不能夬无號旋夬而姤至夬以五陽決一陰而聖人猶爲君子慮教之以聲其罪惕其衆操心危防已豫而後

往然且通五爻不言吉得免咎幸矣而總之以健且悅者爲夬之得其和故爻以中爲善姤以一陰遇五陽而聖人已爲君子憂遂惕之女壯戒之勿取而深著其遇之時義獨初陰有吉而五陽无吉亦僅免咎幸矣而總之以制于爻不露其机者能包　人故爻以包爲義

何伯宗曰於復欲舒君子之氣故其辭平於夬欲啓君子之机故其辭危皆深切爲君子謀也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

傳五陽在下長而將極一陰在上消而將盡衆陽上進決去陰所以爲夬夬小人方盛之時故含晦俟時漸圖消

之之道令既小人衰微君子道盛當顯行之於公朝使
人明知善惡故云揚于王庭孚誠意也號者命衆之辭
君子之道雖盛而不敢忘戒備故至誠以命衆使知尚
有危道雖以此之甚盛決彼之甚衰必有戒懼之心則
无患也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已之善道勝
之故聖人誅亂必先修巳舜之敷文德是也告自邑先
自治也以衆陽之盛決一陰力固有餘然不可極其剛
至于太過不利即戎也　陸庸成曰自邑衆陽之所宅
也戎小人也徧告五陽自相防衛而不利輕即于戎蓋
小人如戟如矛即之則是我徒以力求勝也彼遂爲我

敵矣　胡雲峰曰夬以五陽去一陰亦易易耳而彖爲危懼儆戒之辭不一蓋必揚于王庭使小人之罪明以至誠呼號其衆使君子之類合不可以小人之衰而遂安肆也有危道焉不可以君子之盛而事威武也有自治之道焉必如是乃利有攸往聖人爲君子謀至矣於剝見剝一陽之易於夬見決一陰之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易進難退故也爲君子者安可以易心處之也哉

隆山李氏曰夬者決也天下之事不至于決則不通故雜卦之次序與十三卦之制器尚象皆終于夬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悅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

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卽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徐進齋曰夬以盛進之五剛決衰退之一柔其勢若甚易然而聖人不敢以易而忽之故於夬之一卦丁寧深切其道費審而不貴迫所以周防戒備者无所不至俾小人自知惡大罪積不可久居其上而甘心於退屈衆剛從而決之則不勞餘力一決而爲乾矣　質卿曰陰之進而盛也其勢必剝乎陽陽之進而盛也其勢必決乎陰聖人於剝欲其觀象而止於夬欲其徤決而和意深遠矣　趙汝棋曰剛長始於一陽至臨有八月之凶

泰有復隍之懼大壯有羸角之憂積至夬艮不易易而
一陰猶在使不遂芟夷之寧保不覆出爲惡五剛猶唐
五王一柔猶一武三思在宮中也不幸而薛季昶之言
中惜哉是以利於有終
彭山曰徤而說卦德也決而和德之用也決陰之道主
于自治之嚴順陰已退之勢而待其消所以其決爲和
孚誠也號呼也孚號衆陽使之一德而嘗有危厲之心
然后萬全而无害其危乃光也告即號也所謂孚號但
告自邑而不利即戎若吾勢已盛彼勢已衰恃其剛而
決於一逞所尚乃窮夬之所尚者決一決而趨於窮不

利莫甚焉如是而利有攸往往則決盡一陰而爲純乾剛長乃終也應氏曰陽盛尚有一陰是剛長尚未終未可遽止故利往而決盡爲純陽剛長乃爲終極

按夬之訓決以決柔也内健則无情欲之牽外說則无忿戾之迹以此而決則決而和矣和非和柔之和乃中節恰好而得其和之謂也　楊廷秀曰夫楊廷之未旣惕厲之已至有勇中之怯健而說決而和也尚武之方戒利往之復進有怯中之勇說而健和而決也聖人之去小人豈一端盡哉　蘇紫溪曰先言剛決柔立君子之義繼言柔乘剛聲小人之罪孰義則罪必正治罪則

義益行矣

胡雲峰曰易於剛剛乘柔不書柔乘剛則書志變也一柔乘五剛變甚矣此其罪之所以當決也而曰其位乃光者小人難決雖顯明其罪猶恐陰伏其奸故必危其心以决之而后陽剛不爲陰柔所掩而光矣象旨謂即戎以陰君側則必亂夬不可施之君側故病也

程敬承曰孚號自邑之類雖皆決和之事要以危厲尚矣自治先焉不即戎即自治原无二義君子之於小人恃吾自有道以勝之而不徒與之角力以勇於一决卒之彼罪自知彼心自屈而吾道終長而爲純乾豈一决

之力哉彭山曰君子道長至於終克己焉盡之矣徐進齋亦曰君子治人甚寬而自治甚嚴胡仲虎曰小人有一人之未去猶足爲君子之憂人欲有一分之未盡猶足爲天理之累夬之陽必至于純陽爲乾方爲剛長乃終也此條要求三個乃字終指乾對姤始生說

朱子曰彖云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今人以爲剛不能无柔中國不能无夷狄君子不能无小人故小人不能盡去今觀剛長乃終之言則聖人豈不欲小人之盡去耶但所以决之者自有道耳五剛共長一柔自去所謂君子盛而小人自消不必聲色也唐疑菴呂以攸往爲利

者以往則剛必盡長而後有終也不得不決又不敢輕
決必待剛之自長而爲攸往之利則知決之道矣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潘雪松述曰澤上于天取潰決之義澤本下也氣騰而
上於天勢必決而下爲雨露之澤未有積于天而不下
者君子觀象以施祿及下宜施而施天无留澤之理上
重積而不散居其有而屯其膏忌矣夬附之義利施而
不利居也張希獻曰雲上於上天需澤不及下澤上於
天夬則天之所以澤萬物者決矣居則積而不流德斯
匱矣故忌紀聞曰乾下施者也故甫施德施皆於乾言

之夫以乾爲下卦故大象曰施祿及下姤以乾爲上卦故大象曰施命誥四方以坎遇乾彼此皆陽故坎水之氣上騰于天則未能成雨是謂需之待兌陰卦也以兌遇乾陰陽和合故兌澤之氣上騰于天則成雨而下降是爲夬之決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陸績成曰大壯之長則爲夬故夬初與大壯之初同夬又進于壯矣故多一前字凶咎殊者其時異耳夬必勝于未往而後利有攸往初之咎其不勝在往先若九二則惕號莫夜備之全也有戎勿恤靜制動也斯誠先爲

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卽不往而勝固已在我先矣蒙引曰壯固不宜况居下而任壯乎何有于孚號告邑哉卽戎則有之矣宜其往決而不勝也則咎乃自爲之者耳經繹曰夫夬也勇知欲深以沉慮事欲周而熟壯必忿嫉心不篤矣壯必悻戾慮不復矣始必敗者也故趾忌壯也　質卿曰初九當夬之時見勢在君子而可乘去小人而可決却只見其前不見其後不知新進後生養旣未充見又不定何敢輕於舉動且彼當權之人取諸物也弘植其根也固何能爲汝動揺故爲壯於前趾往必不勝矣夫其不勝也是初之咎也不足惜也不知

舉動輕於一擲利害及於衆朋未免徒張小人之威權而費君子之調劑其爲咎也大矣　楊廷秀曰初九倚一陽之壯不待衆陽之長銳於行而躁于往欲以孤力去小人一小人雖微矣其易勝乎勝在往先者勝往在勝先者負况不勝在往先者乎故周公言往不勝而象斷之曰不勝而往宜其咎也陽處乂抑趙有宋義排項羽坐此咎矣毛瀘川曰聖人於五陽之盛而有不勝之憂微矣哉

程敬承曰決之道其危乃光勝心不可有也即先爲可勝以希必勝猶防太銳况往以不勝乎祇自爲咎耳

項氏曰夬初至四大壯也加九五一爻乃成夬下四爻與大壯相似初之壯趾二之得中三之用壯四之悔亾是也丁氏易東曰四剛爲壯五剛爲夬大壯初九曰壯于趾此曰壯於前趾因大壯而言也

唐凝菴曰大壯之初曰壯于趾猶未行也此曰壯于前趾則行而有前後矣然无位之人安能決君側之惡其力亦焉能越四五而及上此其爲不勝不待往而知者故爻以往不勝爲咎爲咎者初自爲之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潘雪松述曰九二處中彖所謂孚號告自邑者此爻得

之當衆陽決一陰之時志不忘決而善用其剛内懷兢惕外嚴戒號自治之密也小人陰類陰謀不測意外之變卒然而起爲莫夜有戎之象勿恤可也莫夜戎皆上六陰象能靜而不忘儆有儆而不憂恤得中道也汝吉曰中无定體時其決卽惕號爲中故曰得中道

質卿曰二之所得正初之所失也二進而上居位也隆在卦之中秉權也正又剛而得中才足以行而德足以運曰中可以无小人也然猶不敢逞於一決惟惕惟號常恐爲謀之不固是以莫夜之戎始可勿恤古君子之老成經國類如此豈少年喜事之人所能知哉　洪覺

山曰二之得中勿恤可謂勝在往先者矣惕者兢乎中也號者候于外也以五陽故曰孚號以九在二故曰惕號決一陰若甚易易而二乃惕然如對大敵勝之至也

程敬承曰上六爲五剛所決勢不相容必至反噬故有戎莫夜之戎貴乎有備惕號之謂也若即戎　失中道矣故不利即戎正恐任壯而前反啓彼戎心也　問夬卦辭言孚號九二言陽號上九言无號取象之義如何朱子曰卦有兌體兌爲口故多言號唐凝菴曰孚號自諸陽既孚之後言惕號自諸陽未孚之前言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潘雪松述曰九三以陽居陽在乾體之上而處不得中過剛者也故有壯于頄之象與小人處而剛壯見于顏面有凶道矣壯頄非夬道也九三乾乾君子剛斷在心棄夫情累決之不疑能夬夬者故雖獨行遇雨若濡有慍而終以此道決去小人何咎之有諸爻皆无應而三獨應上上成兌之主兩者和于兌之象遇言其適然而非本意爻位所值也遇雨疑於濡故曰若濡若濡則必有慍者矣而終无咎蓋君子夬夬斷於義不動於氣獨

行則不必諧衆而違正應之情遇雨則不必自睽而生不和之端若濡不恤汚迹有愠不避違言其用益密其夙夜警惕有出於尋常乎號之外而未嘗少露其幾正與壯頄之象相反所謂决而和也

質卿曰九三當夬之時內之不足遂壯于頄則事未形而幾先露必有凶矣若君子之夬其夬者自有獨行之法觀之於時審之於心籌之於夙夜而斷之於幾微其心思所運有已知之人不得而知之獨行如此雖遇雨可也若濡可也有愠可也而終則无咎汝吉曰夫不信於心而苟同於人者惑也不白其心而求白其迹淺也

皆不得言夬夬也徵不以形迹自繩不以形迹自明者宜不能及此矣

紀聞曰復六四曰獨復陰處陰中獨復以應陽捨小人從君子夬九三陽處陰中獨行以應陰捨君子從小人故皆言獨獨者違衆自立之辭壯于頄則有凶而和以決之乃无咎也纂言曰君子當所處之時不幸應上乃不言吉者當大任之　過始見于頄終亦不過僅能助五決之而已不能使之盡去故无吉義曰溫嶠于王敦其事類此狄仁傑亦然顏真卿杲卿王允幾之其人品高下事功成敗勿論取其心亦合此獨行若濡象

張爾若曰爻曰无咎此又加一終字所以決言其无咎也聖人怕人溺於私係而不決故特言此以勉之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亾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潘雪松述曰九四兌下之爻與陰同體外剛而中柔非能決者其象如此臀无膚孔疏所謂四據下三陽位又不正下剛而進必見侵傷是也臀之无膚行不前進故其行次且非以居則不安行則不進對言決柔以剛為主四居柔失其果決而乘九三之剛又居兌下毀折傷而不良於行也牽羊悔亾說卦兌為羊上六之陰如

羊之在前也凡牽羊者縱之使前則行若自前而力挽之則反不進象兌陰不可力去惟順其已退之勢四與三陽從下而進則決陰之功可成而悔可亾矣兌爲口舌故曰聞言同體兌說故以聞言不信戒之蔡虛齋曰策其不能信所以激勵之使必信也洪覺山曰牽羊從陽也羊性狠躁人在前挽之不行故牽者讓而先之從陽之謂也无膚次且皆以兌毀折得之又說卦兌爲羊乾處兌后牽羊象易置之爲履亦美處后夬自后后人美德也四不當位剛不在中即聞言弗信之矣

質卿曰當決陰之時在三陽之上時可以乘而剛斷不

足盖大臣依違怯懦而不能決去小人者夫三陽已進勢不能止矣一陰在前有必消之漸矣於此牽羊者從容和緩遜其先而隨以進則悔可亾只是他聞言而決不能信也時之能競人如此氣之難自克也如此天下之事何嘗不壞於此等輩之人時之難乘而易失功之難成而易敗機括在此　游讓溪曰程傳曰聞善而能用克已以從義惟剛明者能之夫以衆陽盛長之時羣策畢集已當其前而能謙退以從之牽羊悔亾也九四居柔失中失中則偏而自用居柔則暗而多疑是以聞言不信故不免於无膚次且也方獻夫曰三能進而

欲其和四不能進而欲其果於三爻見夬夬之道也
李舟祚曰卦初爲足二爲腓三爲股四爲臀又曰九四居二體之間足腓股之上象臀膚肉也楊止菴曰次者直進也欲進之狀且者行而不能進之態卽今所謂且止暫且苟且也不信者剛實爲信上陰柔故象不信傳曰在他卦九居四其失未至如此之甚在夬其害大矣聰不明亦以居陰之故陽則明陰則暗胡一川曰聰不明者由其好進之心有以蔽其本心之明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潘雪松述曰莧陸草之柔脆者也決之至易九五以剛

尊之主而决一陰如莧陸然特懼心有所繫而不能决故策之曰夬夬蓋九五原爲上六所深入彖所謂揚於王庭者所以要夬而又夬始爲中行而得无咎象又破九五尚未有慊之心以其平素相入之深今雖以義不可而决之其心未能无係谷永所謂公志未專私好頗存者也是得爲中正之盡乎得爲陽德之光乎故曰中未光也　又曰易中於陽德贊其光明光大此云未光朱子所謂這是說那微茫間有此箇意思斷不得若釋氏流注想是也蓋陽剛中正之體如日月之光不著纖毫若一有係卽私一有向卽欲豈夬夬自克中行獨復

之謂哉上與三應而專五與上比而昵故皆以夬夬言之唐凝菴曰九五陽剛中正中何以未光乃以與上同在兌體爲上所說故有莧陸之象莧乃感陰氣而生柔脆而不能決物者也高平曰陸喻五之高位也亦若三之決而又決雖不失說之和而有歉于決之健此其中行僅可无咎耳蓋小人以非道君必有所以中之之術一爲所中則陽明且掩健德且息雖其居剛而不盡逞其剛若有得于中行亦何能光乎故必其危乃光也
程敬承曰此光字與彖光字義同前以心之無所肆而光此以心之有所係而未光也

楊止菴曰自古君子于小人狥公義不得不去而中不能不係私情故掃除痛絕君子僅得以行其謀而潛滋暗長小人復得以投其間夬未終而姤已萌矣故易惓惓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胡雲峰曰九二惕號呼衆陽也上六一陰何所號哉終凶而已張雨若曰陰无黨類其能免乎此聖人塞口小人之辭使後之小人聞而懼也　唐凝菴曰剛柔勢不並長剛長一分則柔退一分剛長至極陰中决矣剛長至有終陰豈可長久哉剥之終不可用夬之終不可長

一盈虛消息之自然耳　方獻夫曰聖人於剝上九則曰碩果不食望之也於夬上六則曰无號終有凶　絕之也扶陽抑陰之情見矣

洪覺山曰无號者无備也泉翁曰小人將消而未盡消之時似无所用于號者然猶有未盡者存焉一星之火猶復燎原安保其不復長乎若不號呼恐懼以防之則其凶必矣終不可長者言當決之終不可使之復長也勇于始而忽于終小人之潛匿而未盡者必將有以奸乎其間又或得爲乾道之純哉或曰无號之凶直謂小人之受決于五陽似未然也

彖言曰偏于健則剛過而流于暴偏于說則不及而流于懦下體健者也九三柔居剛陽不中而暴九二雖健體而居柔得中故不暴上體說者也九四剛居柔陰不

中而懦九五雖說體而居剛得中故不懦爻辭于初三
之壯則戒其過故曰壯于前趾　于四之次且則勉其
不及故曰臀无膚二雖健而懼故曰惕號五雖說而決
故曰莧陸夬夬惟在二五得二體之中故无過不及能
不偏如是也至于其間之能決者則以夬夬言之惟五
與三焉蓋以五三在一卦五爲尊位之主三爲當任五
比上三應上故獨以夬夬言之于三五之中不重三之
當任者三曰終无咎五曰終未光者此也是故由前言
而觀則重二五之得中由後言而觀則重三五之比應
蔡子木曰夬決去小人初恃剛長二須戒備三戒壯頄

所以責小臣四之不剛非能决小人者然公議不可不從也故示隨人所以責大臣五于陰爲近君所狎暱不无係憂然大義不可不斷示之夬夬中行所以責君凡小人在朝係恋於君依違於柄臣而小臣動戾機宜未有能去者故備著之

邵國賢曰五君子而去一小人何其難也五君子者初有志二有謀三有術四有恥五有德有志者病於躁有謀者病於疑有術者病于勞有耻者病于怯有德者病于係其位使之然也去其所病而剛道成矣

總論蘇紫溪曰易之慮君子也至矣夫以五陽去一陰

自姤情觀之特一反掌間而聖人顧欲揚庭以聲其罪
乎號以固其黨操之以危以防其聚治之於內以清其
源何其念之深慮之遠哉蓋小人之易惑也如美色淫
聲其難去也如城狐社鼠而其機械巧詐能伺君子之
隙而動也又如罔兩之不可測度苟非寬之使不吾疾
防之使不吾乘其有不羅于𣫍中者鮮矣甘露之變以
小人攻小人也不知揚庭之義者也元祐之朋以十人
制十虎也不知孚號之義者也以手推席徒犯壯頄之
凶崔祿猶在罔防暮夜之戒非有厲也何進徵董卓之
辟而卒以釀禍昌遐結朱溫之援而竟以啓災皆即戎

而非自邑也故其決之而不勝也則禍集於君子決之而勝也則禍貽於國家亦何賴於此哉夫惟極治之世抑孔壬於未形故莧陸不勝化戾頑于並生故暮戎不起笑之上也不然寧為羣羊毋為壯趾寧為遇雨毋為次且此溫太真狄梁公所以處權宜之間而卒成大事也噫此所謂決而和者也

姤䷫

邵子曰復次剝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未有夬而不姤者　王弇州曰剝亂成姤亂萌故聖人不憂剝而憂姤蘇氏曰姤者乾之

末坤之始故彖言天地相遇

姤　女壯勿用取女

張中溪曰一陰方決於上而一陰已生於下陽不擬陰之來而與之邂逅故名曰姤自姤以往爲遯爲否爲觀爲剥爲坤指初六之爲也非女壯而何一陰始生而以爲壯程子所謂漸壯而敵陽者也故以勿用取女戒之唐凝菴曰二之包正不欲諸陽之見而取之也楊止菴曰取非謂其配爲夫婦也五剛居尊能以剛中止之象勿用　張雨若曰夬盡而乾方喜小人盡去君子滿朝而一陰忽生實出意料之外故曰姤有憂駭之意女壯

喻小人必害君子所以危君子勿用戒君子必當絕小人以自防慮慮人或輕始進之小人而比昵之也冦萊公失此義矣　楊誠齋曰復一陽生聖人未敢爲君子喜姤一陰生聖人乃遽爲君子懼復一陽不足以勝五陰而姤一陰巳有敵五陽之志也　李氏曰女下於男有女不正之象咸所以取女吉者以男下女也若家之六三以陰而先求陽其行不順故亦曰勿用取女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蘇紫溪曰造化之運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聖人於

一陽之生名之曰復若其固有而還之幸其來也於一陰之生名之曰姤若不當遇而遇之惡其進也　李元量曰夬之一陰不爲主者陰往而窮也故曰剛決柔姤之五陽不爲主者陰來而信也故曰柔遇剛是姤主陰遇陽而爲言也　天地相遇兩節又于陰陽中看出好處來

女壯程子云漸壯而敵陽朱子則曰不是說漸長而女壯乃是一柔遇五剛下一柔生五剛便立不住也此更剴切彭山曰長消長之長陰長則陽消矣故陽之于陰當有以制之不可使長也

程敬承曰大凡小人之漸長必君子有以引之如馴致堅氷之類與之長則長矣故曰不可與長戒君子也

蘇紫溪曰天地相遇四句聖人斡運宇宙維持世道之盛心也蓋以陰陽之淑慝言則天下不可一日有者此遇也以陰陽之相須言天下不可一日无者此遇也姤於時爲夏至是氣動於地而上交乎天正萬物相見之會也造化不能一日无陰况世道也惟願其主張世道者何如耳九五剛遇中正剛則天德用事而中正則有以善用其剛者不激不阿无偏无黨君子之道沛然行於天下而天地之道且恃之不毁茲其遇也不亦大

茂　胡姚江曰天地相遇謂當純陽用事之時而卒與陰遇也不可以陽降陰升言盖陰陽升降乃泰之時非姤之時也況相交與相遇亦不同相交者陽感陰應而相遇者非感應之時而卒然相遇者也　李子思曰姤巽下乾上有以坤之初六變乾初九之義是為天地相遇之象以晝觀之則一陰之生建午之月也萬物相見乎離而蕃衍乎大夏非品物咸章而何　瞿玄曰剛謂九五遇中處正敎化大行於天下也姤本以柔遇剛成卦而謂剛遇中正天下大行易之貴陽也如此　吴幼清曰彖辭雖慮小者之始至而勢漸盛彖傳又喜大者

之居尊而道得行
朱子曰上面說天地相遇剛遇中正是好時節而不好之漸巳生於微矣故當謹於此胡雲峰曰姤之時義大矣哉非賛遇之大也一陰之生雖微可慮者大也陸庸成曰姤之時有義焉最微而難識最大而不可挽也故以卦體所遇之盛正當咸章大行之時而忽有此姤則盛夏而一陰生大治而一小人萌孽豈非履霜識堅氷之至包羞起蔑貞之凶其義可知而不可言曰大矣哉隱言之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趙汝楳曰乾爲天巽爲風上乾下巽是爲天下有風此與風行地上義頗不同姤爲太虚之風自上而下觀爲地上之風旁行而徧歷太虚之風吹號萬籟后之誥命象之后王尊居難與民接雖清問咨訪何能家至而戶曉唯敷言下逮而後君民之情始遇象旨乾爲施巽爲申命告四方者所謂夏至之日施令命誥四方所以助微陰也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胡雲峰曰繫于金柅非有以繫之也一陰之柔能自繫

於五陽之下而不進是之謂靜正而吉也動而進則見凶矣一動一靜分而爲一吉一凶之占使小人自擇焉　蔡虛齋曰見凶不必說到蔑貞則凶自失所履處盖是時一陰方微而君子之勢猶盛故自止爲利不止則禍矣　孫質菴曰一以禍福喻小人恐其肆害於君子一以後患儆君子恐其受害於小人　蘇紫溪曰自卦言于女爲壯自爻言于豕爲羸壯可畏也羸不可忽也本義又以蹢躅曉君子使深爲之備備只是防微杜漸不利賓之謂

楊止菴曰比二以止豕蹢必將應四而行豕躅將俟時

爲之止發未可測也故曰羸豕孚蹢躅唐凝菴曰巽爲進退故有繫有往且巽究爲躁卦即令繫之亦有不能使之定者盖一陰之生方生生而不可已愈生則愈求進故有跳躑欲行之勢欲諸陽如所其躁進之性終不以一繫而已之也故曰羸豕孚蹢躅王伯厚曰一許敬宗在文館唐爲武氏矣一楊畏居言路元祐爲紹聖矣羸豕之禍在腹之入可不戒哉　蔡汝枘曰始得坤之初爻復得乾之初爻故謹復之道當如初九之潛以待其盛察姤之幾當如初六之履霜以謹其始　周用齋曰小人依阿澒涊其甘如醴最易牽引故曰柔道牽也

張雨若曰觀一牽字便是蹢躅之意聖人盖逆知其蹢躅之乎而先為是以遏之也　陸庸成曰姤之初即夬之上消于上而復息于下者也故姤之九三夬之九四也其象同但行未為柔道之牽引亦亦无牽羊不信之大咎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胡雲峯曰剥五陰曰貫魚姤一陰故但曰包魚如包苴之包容之於內而制之使不得逸於外也二與初遇制之猶可以无咎若不制而使過于衆姤之有魚將為剥之矣魚矣吁可畏哉

鄧伯羔曰鴻鴈來賓以先后爲主賓也一陰生矣一而二二而三后至者不爲賓乎既不利賓則防之之道不容疎矣　蘇紫溪曰包有魚重一包字君子遇小人自已要堅立得定於人又要包容古之小人所以亂天下者往往君子激之也二曰包有魚則不視小人爲異類而直以兼容之量包之既不邇之使近亦不激之使无所容其何咎焉　陸庸成曰魚以象小人也敢於非分之遇則奸邪之小人不可有也役以正應之分則小人亦民也故三爻猶幸于達而四遠之則凶　程竹山曰義不及賓宜早制也及賓則已遲矣張雨若曰玩一義

孚見非獨計其及賓之害也有虎兕出柙是誰之過意專其責于二也唐凝菴曰不利賓正言所以包之故也四與初爲正應然陰在内則陰已爲主而陽爲賓矣取之必見凶所謂不利也則夫二之包正以其不利賓也

不利賓而使之不及賓義之所當然也故曰義不及賓篡言曰剝貫魚衆從剛也姤包魚剛制柔也故剝無不利而此曰不利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徐進齋曰夬一陰在上故下之五陽皆趨而上姤一陰在下故上之五陽皆反而下其陰陽相求之情則然也

夫九三之志亦在乎初初比二二應四與三无係三乃介

乎其間求與之遇而承乘皆剛進退不能故曰臀无膚其行次且又曰夬四姤三各以同體次且然四位柔而又處上柔之下故牽而不決三位剛而又處初柔之上故不遇而未牽也舒氏曰其不遇也以兩剛之不相入非遇之不以其道而不相入也故无咎焉　唐凝菴曰諸陽皆用心以償陰三見其勢之將至欲坐而待之則不安將舍而去之則不能以巽不果得之所以厲也行未牽以三之行不爲初柔所牽知危而止可无大咎也經釋曰姤之三反觀之卽夬之四夬四惡相攻思決之而莫能自前姤三愛相攻欲遇之而莫能自制爲情異

而无膚次且之象同纂言曰夬三之行欲上決一柔姤四之行欲下遇一柔所遇之時不同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潘雪松述曰九四本與初應當相遇者也今既相遇乎二矣則初非四有故爲包无魚之象德不中正位又相遠失德而遠民凶於是乎起矣象曰遠民也陽爲君陰爲民陽既遠乎陰雖欲包之而不可得君自遠乎民民其有不離心者乎易象或以陰爲小人小人遠之可也或以爲民民不可遠也　唐凝菴曰一魚耳二之包有魚則四之包无魚矣何者遠民也初四正應豈可謂遠

以二視四則見其遠矣四在上而初爲主故視四爲賓初在下而四正應故視初爲民程子曰在四而言義當有咎不能保其下是失道也豈有上不失道而下離者乎遇之道君臣民主夫婦朋友之道在焉爲上而下離難將作矣　李去非曰貫魚包有魚皆陽能制陰故剥无不利此亦无咎初六取象不一於本爻則曰豕於二四則曰魚於九五則曰瓜皆取陰物而在下之義明其勢之將蹢躅義之不及賓終必至於大潰也以杞包則勢不及賓而不至蹢躅矣不利賓恐其失之疎含章恐其失之激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按魚陰下伏而潛瓜陰下生而蔓皆其美又皆善潰然二謂之魚五謂之瓜者陰已生而成果矣當時君子所可自盡其心力而爲之挽回惟有此一包耳包者包之範圍中使不潰溢象杞葉之包瓜也含章者不露才華聲色而靜以制之正上文所謂包瓜者游讓溪謂循中正之道而不爲過激是也即此可以默回造化而吾道之春復還故曰有隕自天猶碩果不食而剝落復生此雖陰陽消長循環之理然非五之含章不能使姤之轉

而爲復也

姤五月之卦瓜以五月生杞以五月盛故有以杞包瓜之象經繹曰陰在上必决不决者潰矣其在下必包必含不包含者潰矣无不潰者性也故决善其决姤謹其包已焉　張陽和曰夬一陰將盡决之也易故揚于王庭其道顯姤一陰始生遇之也難故含晦章美其用藏胡雙湖曰卦本純乾乃飛龍之主只緣一小人之進昔之潛龍化爲羸豕局面頓更事體大異重賴諸君子包制而五至於包瓜含章聽自天之　又其視乾九五之氣象何如哉爲人君者宜知所以謹其微矣

程敬承曰姤之時甚難處矣以一陰之微而忽之以五陽之盛而欲勝之非善制之道矣故含章者大作用也此有大涵養者之所能也中正二字其幹旋造化之大樞紐乎唐凝菴曰五之包而能含則惟五之中正猶勝於夬之中而未正也

沈德培曰制小人之道全重含章二字含章即是志不舍命舍則不含含則不舍念茲在茲縈抱而不釋者只是要挽囘天命何時舍置得下今人不甚切心可以放舍之事便放膽發露出來其深密含於中扃者必其割舍不下者也深慮之人中心藏之豈不能挽囘世道哉

何宗伯曰委於氣運之衰者是舍命也而力爭於形迹之間者非志不舍命也謂之志不舍則必其一念獨覺之中真有潛爲之制而自通於天者宜乎有隕自天也

程敬承曰夬姤俱一柔耳夬之五夬而又夬姤之五包而且含何異施也決之不力則不盡望其剛長也制之徒以力則不勝懼其女壯也然一則曰中行一則曰中正抱見決所當決而非激含所當含而非縱矣又曰含章便是中正不自斂其陽光而恃才華以逞豈得爲中正乎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程傳曰上九以剛居上與晉上同故皆以角爲象　孔疏角者最處體上上九進之極無所復遇遇角而已故曰姤其角角非所安與无遇等故吝然不與物爭其道不害故无凶咎也　仲虎曰九三以剛居下卦之上於初陰无所遇故雖厲而无大咎上九以剛居上卦之上于初陰亦不得遇故雖吝而亦无咎遇本非正不遇不足爲過咎也

蘇紫溪曰九五含章渾然不露圭角上之姤角如夬之壯頄幾于淺露矣故窮而吝然儒者有云吾人當學子路此上九无咎之義也

趙氏曰當姤之時小人固不可使之進爲君子計亦不可無以蓄小人故趣大旣戒初六之不可往又於二四五言所以包制之道三重剛不中上以剛居一卦之極故厲而吝然皆无咎者以陰不相遇不與其進也

剥一陽窮於上忽下生而爲復夬一陰窮於上忽下生而爲姤一消一息必然之理陰始生遇剛而止不進迫以害陽故言繫於金柅剛繫柔以爲用也天地相遇陽得陰而品物章也剛遇中正剛善用柔以含其章也故曰六下大行生育之功成矣九二包有魚无咎九四包無魚起凶陽之不可無陰猶君之不可無民也上九姤

其角則亢陽之極而各失其其所以爲姤遇者益見九五
剛遇中正之善也

蘇紫溪抢　曰昔人謂陽一陰二是故治日常少亂日
常多君子常少小人常多以柔遇剛甚无樂乎有此遇
也夫遇豈可一日無願其遇之何如耳以陰陽之流行
觀之復爲天根陽含陰也姤爲月窟陰含陽也不有天
根孰爲之顯不有月窟孰爲之藏如陽不遇陰陰不遇
陽即天地亦無以成咸章之化而況於世道哉聖人之
心天地而已謂陰之可與長而不抑之固非也謂陰之
可終絕而使之不遇亦非也女不可使之壯豕不可使

之蹢躅何其峻也魚可包也瓜可包也何其宏也凜凜然有履霜堅氷之防而休休然有納汚藏垢之量茲遇也不亦謂之善遇乎兆工比周庚頑殄行三監不靖殷士怙寵豈不駸駸乎蹢躅之漸而侯明撻記引以並生敷告要囚慈于式訓未嘗引繩而批根之也春秋諸國下凌上替孰不可以无遇然而孔子于七十二君何國不遇陽貨可見公山佛肸可往何人不遇未嘗已甚而絕之也聖人凡以化之于包容之中而潛消其不肖之慮使天下之小人盡爲君子亦如品物之並生於天地間而後快也故曰聖人之心天地而已

萃䷬ 坤下兌上　升䷭ 巽下坤上

纂言曰萃升皆自坤取義萃者兌之一柔說而爲主于上故坤之三柔順而聚之于二剛之下升者巽之一柔入而爲主于下故坤之三柔順而升之于二剛之上二卦之義聚散升降而已

陸庸成曰上經爲臨觀下經爲萃升故臨之反則萃也自臨卦初二二爻之陽至萃乃居相之位觀之反則升也自觀卦五上二爻之陽本君師之位今坤以柔上升之故爲柔以時升四卦俱以坤爲上下而巽兌迭處焉然而陽在臨之始則咸臨之吉而有餘在萃之位則求

爲无咎而不足所處大盛故也升本以五上之柔而王者用享之占反在六四盖四自觀時已爲用賓于王至于升而四之柔不與時偕極其順德何如五上言升而四獨不言升仍觀之位也是文王翼翼小心爲用享岐山之象

劉濂曰萃聚也坤順兌說上以說感下以順應又澤上於地物所萃聚故爲萃　趙汝楳曰土无二王尊无二上比唯一陽故九五爲顯比之主萃之九五羣陰所萃也九四或貳之一則聚二則分故初之亂萃二之引三之嗟如以見下之萃於上爲難五之未貞上之涕洟以

見上之萃其下爲不易然諸爻皆得无咎者萃雖難而志不分也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約說曰萃聚也聚之道有四神聚也人聚也物聚也事聚也神聚則當享廟故王者用是道感格宗廟之神而來享也盖聚巳之精神然後可以聚祖考之精神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也人聚則當有主无主則亂故利見大人所以治之故亨然又必利於正則不爲苟合也物聚則當施用曲禮曰積而能散故宜用大牲凡祭祀燕饗皆然則獲福而吉也事聚則當往斡故利有攸往傳

天下萃合人心揔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天下之聚必得大人以治之人聚則亂物聚則爭事聚則紊非大人治之則萃所以致爭亂也萃以不正則人聚為苟合財聚為悖入又安得亨乎故利貞萃者豐厚之時也其用宜稱故用大牲吉不能有為者力之不足也當萃之時故利有攸往大凡興工立事貴得可為之時萃而後用動而有裕天理然也 潘雪松述曰孔疏萃聚也聚集之義也擁隔不通无由得聚聚之義其道必通故亨王假有廟假至也天下崩離則民怨神怒雖欲享

祀與无廟同王至大聚之時孝德乃洽始可謂之有廟也聚而無主不散則亂惟有大德之人能弘正道乃得常通而利正故曰利見大人亨利貞大人爲主聚物乃全以此而用大牲神明降福故曰用大牲吉聚物不全而用大牲神不福也民聚神祐何往不利故曰利有攸往又曰物聚可以備禮故用大牲吉人聚可以集事故利有攸往　施達泉曰卦詞舊以四平說南京程式則以事神事君二項立說謂格廟以事神見大人以事君用大牲承假廟來攸往承見大人來上下聯續看二說俱通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萃聚也物常聚於所悅卦德坤順兌悅爲順以悅既說矣得不萃乎又萬物皆以相應而後聚此卦九五剛中六二應之既應矣又得不萃乎故聚也　陸庸成曰萃有二亨一吉三利故卦莫盛於萃其曰順以說剛中而應說在王弼之疏矣蓋人心不順以說則不能萃如順悅而不主以剛中即應亦妄萃也惟是人情不拂而所應者又以剛中之主故一萃而亨利集焉萃天下之精

神以格于廟乃爲以天下孝以天下享也聚以正者以順而悅剛中而應爲聚也損之二簋剥之不利非其時矣故大牲攸往順天命也天地萬物不相離也情通于一故也　王假有廟陸績曰聚百物以祭其先於廟也註所謂聚全乃得致其孝之享也王者仁孝其精神與祖考相爲感格故曰孝享致孝二致字有深意蓋精神旣聚而躬致之者也如但曰至于太廟淺矣不可語假矣易言乎利見大人也蓋大人體中正者也以正而聚聚道乃全若四之不正非所聚也故卦詞謂之利貞唐凝菴曰夫萃曰亨矣而見大人又曰亨何也上固以得

人心之萃爲亨下亦以得所萃之正爲亨也象旨蘇氏曰萃未有不亨　姚麟曰大牲必聚而後有聚則可以有所往乃萃之時當然豈徼福妄動哉若夫損之時用大牲剥之時有攸往則逆天命矣經繹曰順天萃之貞也不順天不貞能假能見能吉亨利乎哉孔疏天之爲德剛不違中令順以說而剛爲主是順天命也動順天命可以享於神明無往不利

孔疏凡物之所以得聚者由情同也情志若乖无由得聚蘇氏曰不期而聚者必至之情也惟剛中則順說而得其所聚之正者天地萬物之情嘗是矣徐幾曰天地

萬物高下散殊咸則見其情之通恒則見其情之人萃則見其情之同不於其聚而觀之情之一者不可得而見矣胡雲峯曰見其情者見其理也

章氏曰坤兌皆陰故萃卦假有廟用大牲二爻利用禴象皆有取於祀典者陰幽之義也何必謂其互艮互巽而伏坎耶凡象義不原本卦皆妄也　張氏曰國之將興其君齋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人民神享而民德民神无怨假廟用牲之謂也　趙氏曰陽居五而五陰從之爲比陽居五而四陰從之爲萃比者衆陰始附之初聖人作而萬物覩時也

故曰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萃者君臣同德萬物盛多時也非下順上說不足以為萃豈但二五相應爾哉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趙汝楳曰兌為澤坤為地凡陂澤雖衆水所聚然其形勢高於平地為澤上於地之象水聚則決必有以防之水乃潴人聚則亂必有以制之人乃定除簡治也戒器兵械也不虞不慮度也萃聚之時居安則忘危故慮有所不及君子體水聚之義方國力富盛有申警軍實之資除治兵械以備不虞所以保其聚也抑之詩曰弓矢

戎兵用戒不虞蓋古人之常訓夾谷衣裳之會也夫子
且左右司馬以行卒卻萊夷之兵豈不虞之謂乎
傳曰人聚而无防則民心之戎生除而戒之非尚武也
易貴未然之防焉　唐凝菴曰取澤之畜以畜戎器謂
之除防澤之潰以防不虞謂之戒洪覺山曰萃天下之
人心者莫若乎敬畏彖之言以王假有廟敬之也大象
之言以除戎器畏之也敬畏存而天下之心合矣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象
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初四正應理當有孚者也陰柔不能固守故孚不終心

志惑亂二陰爲比其萃妄矣初將安適而可如捨二一套而號四二陰且團聚而笑初惟勿恤衆之咲而終守四之孚則往而无咎按亂者萃之反也陰柔雜聚非眚无常故有若號一握爲咲之象易逃曰坤順之始有信者也未及於中誠信未定故不終也乃亂者退而亂於三陰之下乃萃者欲進而與四相萃其志惑亂未定是以有孚不終萃聚之世上下相求以陰從陽動而得正何恤小人之笑而不往哉自古不知堅守其節從應之動捨君子之正義畏小人之非笑相率陷於非義皆不知萃之道

汝吉曰萃自不亂其志亂也堅其孚而往則志治矣卦惟二陽初應四二應五皆堅其孚以尊陽洪覺山曰孚乎四也萃與比似比之初有孚盈缶而萃之初有孚不終何也比无九四陰皆從五故其心一萃有九四而初獨與之應故其心二三則同類之陰戮之而不得所歸則其長號于四而呼之也亦情之所至矣號咨涕皆无所歸之詞陰柔之態也一握猶一班是衆人團聚之稱笑者兌說之象也或云矣密邇而就疎遠則笑昧本始而脩晚節則又咲畢竟號者是正笑者是邪勿恤是聖人決其當自信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張兩若曰二應五而雜于二陰之間是不免爲詭邪所間者故下一引字引只是多方求合務委曲以牽引之然後君臣之交合而臣責可塞吉且无咎矣然其引之也豈虛文哉孚乃利用禴正是引孚所在聖人恐人疑引爲虛文故又本其孚言之明引以眞誠非虛文也孚字當重二講夏物未備惟以聲樂交於神明故夏祭名禴蘇氏曰上用大牲而下用禴以爲有重於此者矣易述曰孚者萃之本也孚乃利用禴謂有孚則可不用文飾尊以至誠交於上也蓋其中實者不假飾於外用禴

之義也

程敬承曰引還是引君當道九五匪孚故六二引之必以孚乃吉而无咎中未變由居卦之中來固所以爲孚也蘇紫溪曰凡人之心孚則不變不孚則多爲物所遷孚則光不孚則多爲物所蔽二孚故云未變五匪孚故云未光唐凝菴曰中未變者對初三言初三不中皆始萃而忽變惟二之中未嘗變動其萃五之志故引之即萃耳　又曰彖云用大牲爻云用禴何也彖攄全坤皆萃之后言爻止以二五之相合言也　項氏曰羣聚之時爲禮當厚如必二五之交信在其中而後外可畧也

此六二之善于爲萃
馮𢈔卿曰保天下之萃者非大法小廉君明臣良不可
也二之引吉四之大吉大小协恭也二以孚爲利五以
匪孚爲戒君相合德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程敬承曰人必有可萃之德有素萃之人而後得所萃
此六三所以求萃不得徒嗟如而无所利耳往无咎者
决其從上之是也又曰小吝者惜其從上之晚也要以
理所當往小吝不必恤矣讀易者玩初六之詞見衆笑
不必恤而守正不可不堅玩六三之詞見小吝不必恤

而從上不可不早兩爻病根都以陰柔耳　林次崖曰夫子曰上巽正緣六三既无正應恐人不知所往爲誰故言此以明六三之往即上六而非他也　胡雲峰曰號與嗟皆上兌口之象號可无咎嗟何所利必不得已惟往從上六則亦可以无咎耳又曰小吝者以别初之往无咎也初往從四四其應也故无咎三往從上上非應也故雖无咎而小吝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潘雪松述曰象吉九四近臣居多懼之地非其位而有聚物之權咎之所歸也故必得大吉然後无咎或謂九

四无它詞而直謂大吉无咎者何顯戒之也盖萃有位

惟九五而四位不當也德匪中正萃匪正道非大吉何

能免於咎哉游讓溪曰貞以親上義以使民思患以杜

釁孽之萌謹度以防僭偪之漸臣節亮而人情理是謂

大吉而後能无咎傳曰夫上下之聚固有不由正道而

得者非理枉道而得君者自古多矣非理枉道而得民

者盖亦有焉如齊之陳恒魯之季氏是也然得爲大吉

乎得爲无咎乎故九四必能大吉然後爲无咎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

也

潘雪松述曰象旨卦以二陽萃陰五萃之有位者也有位而得民之萃豈有咎哉呂仲木曰萃位非萃德不能陽剛中正不謂德乎九四比羣陰在下以分其萃而五不得專故有匪孚者

傳九五以陽居尊有位矣得中正之道无過咎矣如是而有不信而未歸者當自反以脩其德所謂德元永貞之道也元首也長也爲君德首出庶物有尊大之义焉有主統之義焉而又恒永貞固則通于神明光於四海无思不服而匪孚之悔可亾矣所謂悔志之未光心之未慊也

按九五萃有位矣而何以匪孚何以未光也丘建安曰
比以一陽統五陰一則專專則衆陰順從惟五之趨萃
以二陽統四陰二則分分則有萃四者萃五者而五不
得以專其萃故均之言元永貞而比五之道顯萃五之
志未光也易述曰乃亂乃萃不肯萃也萃如嗟如不能
萃也志亂者謂其孚之不終也未光者謂其心之匪孚
也中未變則孚有終而志已光矣未光是不快活乃欝
塞意不是病民乃病已德之未洽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王註處萃之時居於上極五非所乘内無應援處上獨

立近遠無助危莫甚焉齎咨嗟嘆之辭若能知危之至懼禍之深憂病之甚至於涕洟不敢自安亦衆所不害故得无咎也

潘雪松述曰三上不應皆處卦極三失萃而嗟所謂羸羇臣靡室靡家者也以順體而比陽剛故決其往亦无咎卽小吝非咎矣上六無位失萃而齎咨求嘆涕洟其漣此孤臣孽子操心危慮患深者也以兌體象悅極而悲不得其萃憂戚如此故无咎當萃之時以萃爲特用也約說曰古之人朋來則樂不得于君親則怨然則號嗟悲泣豈過也哉其中不是空空憂懼有儆戒脩德

意所以无咎　項氏曰上以無應之故至於齎咨涕洟若可羞矣而聖人乃以爲无咎者蓋以當萃之時孤特无與雖在上位豈得自安故萃之六爻皆不嫌於求萃然則爲上計奈何曰不安於上而萃于五五以上爲晉則五光而上安矣故五曰未光上曰未安皆非決辭明有可變之理也　唐凝菴曰上在說終與比上之爲險者不同故比上絶無求比之意萃上實有求萃之心然既爲說主何以反說爲憂居五之外亦當萃道之窮矣故其心不安於在上與三相應以兌口而發爲齎咨以兌澤而垂爲涕洟其欲萃可知然三猶可往上終不得

萃惟其齎咨涕洟則求萃之心可量也所居然耳何咎之有卦體惟順以說无有不萃故六爻皆得无咎

項氏曰大抵萃聚之道陽以溥爲貴陰以專爲美四之志亂乃得无咎五中不變反爲未光皆貴其溥也初六求四雖號无咎六二從五以引爲吉皆美其專也

游讓溪曰萃之六爻无全吉之詞何也初戒乃亂二示引吉三戒嗟如下以䙿上爲正而易於失正者下之常也四有不正之嫌五有匪孚之憂上則齎咨憂恐僅乃无咎上以能萃天下之衆爲義而難於得衆者上之常也必也節理人情培樹基本修其元永貞之德然後爲

聚以正而有大人之亨乎

程敬承曰萃者天地萬物之情也故人情萃則喜不萃則悲曰號曰嗟曰齎咨涕洟求萃之情一也然而孚者孚巽者巽獨上无所往而均得无咎者何蓋其未安之心乃安也臨六三既憂之无咎亦下兌之終也即此意也 陸庸成曰萃之六爻皆得无咎此上下篇所僅有者也然聖人喜萃而惡妄萃故同人貴貞萃亦貴貞正應爲孚非應爲亂无應爲嗟爲涕初之若號求孚于正也二之引吉引君於當道也萃之時上用大牲而下用禴有其中之孚也三雖无正應而上乃其類也上巽者

兌之上爻反而下爻則有巽之體也四必大吉五必元永貞聚以正也上之未安上者何也臨之二陽進居君相之位既爲萃矣萃之進爲觀則上非復六之所宜居也故欲求萃於下憂泣以示不安未敢安然于四五之上也

升 ䷭ 地下 巽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升進也自下升上有大通之道也是以元亨升之時宜見大德之人與之有爲九二剛中而五應之則勿用憂恤而有前進之吉矣

象言升之見大人不言利而言用何也俞氏曰利見者宜見之用見者將變動而有爲則見之　項氏曰玩辭萃與升皆剛中而應萃剛中在上其衆必聚升剛中在下其勢必升故萃以五爲大人升以二爲大人南征吉巽東北之卦也又升則益南故謂之南征征即彙征之征　唐凝菴曰萃大人在五曰利見見在下升大人在二曰用見用在五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象言柔謂巽陸績曰柔本不能升故曰時按巽之升非

以其附陽以其遇坤也其升有時故謂之時升耳其不言坤升者卦主巽且言其自下而升坤在上則无所於升矣　陸庸成曰見大人南征升之所以大亨也巽順剛中而應又所以有慶志行之本也巽順剛中亦與萃彖傳同義蓋内巽外順固足以俟時矣使應之不以剛中則巽順祗爲媚悅何以逹利見之節而壯南征之猷哉南征者離明于南而巽居東南坤居西南皆會于南方故以向明行道爲吉　貿卿曰升非難在於知時時非難在於用柔柔心之人從容和緩退藏之心常能勝其上人之心故能量可而進不失其時此元亨之本也

況又巽而順剛中而應其大亨无疑有慶也志行也皆
元亨之實要皆以柔道行之仕進之途絶无利於用剛
者用見大人自下升上者用見之也　易述曰初爲升
主位下而中隔二陽或憂其有所疑阻近九二之大人
而用見之與之同升以上事升階之主何用憂恤而君
臣會合福慶大來其升必矣南征亦主巽言由巽位而
適乎坤也吉者志行之謂也世道升於大猷主上升於
明聖故曰志行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程敬承曰德本高大原於細微處發端君子愼德卽於

細微處從頭愼起而積之以至於高大幾希之存入危微精一之關幽獨之謹致中和位育之全如以爲小而忽之雖欲積至高大何繇焉夫均一木象也在山則爲漸之居在地則爲升之積積亦漸也均一地象也明出則爲晉之昭明木生則爲升之高大升亦晉也

沈德培曰聖賢地位豈必遠求只目下一念一事不苟處日日如是節節如是便做成矣　易傳曰棟梁者拱把之積也聖人者小善之積也又有曰積小者下學也高大者上達也積之有漸進之不已爾爲異端之學者曰一超直入欺哉是爲未能升而降隨之也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約說曰允者信從也如晉六三衆允之允初柔巽體當升之時上承於二三二陽剛而能升者也初巽於二陽而從之同升乃大吉也　象旨所以爲升者在巽所以爲巽者在初故言允升　徐進齋曰晉下三柔與五同志故六三言衆允而釋之以志上行升下一柔與四合志故初言允升而釋之以上合志上謂六四巽坤本合體雖同柔爻而稱合志　馮文所曰初之允升信于二也二之用禴孚於五也信於剛則不爲援孚於柔則不爲亢小臣行志大臣納約无不順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二剛中與五爲應往必見任所以自結於上者孚誠耳不假外飾也故曰孚乃利用禴禴可用以格神明惟其孚也

程敬承曰臣主之間煩縟不可簡薄亦不可要以孚誠爲本惟既孚乃利用禴以見匪孚之不可耳楊庭秀謂臣有所當然則遂事而不爲專上有所重發則衡命而不爲悖皆用禴之義也二惟孚以獲上此初能附之以升耳　潘雪松述曰彖詞用見大人勿恤有慶全重九二之孚其曰有喜者君臣道合剛柔交濟初喜於遂升

五喜於得初之升獨二之喜也與哉　象吉用禴與萃之二同六二求萃於上九二亦求升於上也萃先无咎而後孚升先孚而後无咎所應剛柔之異也　楊止菴曰萃六二以柔而應九五之剛升九二以剛而應六五之柔其以至誠感應則一也故爻詞同而彖傳剛中而應之辭亦同　呂仲木曰主升之君而才弱當升之臣而質剛天下之所疑也孚而用禴質諸鬼神且不疑而況於人乎喜而後可知也　唐凝菴曰喜即南征之吉也彖自五言言有慶慶君臣之會爻自二言言有喜喜升志之行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潘雪松述曰二之言升即初之柔升而至此三爲陽所宅得位有應二既上應三亦同體剛正而巽以廣同升之途初於是進臨坤地前无難之者直達无礙有升虛邑之象坤象國邑坤體虛故曰虛邑象曰无所疑也剛在上而不疑問乎柔柔順剛而无疑畏于剛此巽道之極也或曰疑是巳之疑滯非人之疑阻也於德无疑事於時无滯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徐進齋曰王蓋指文王而言六四坤體本順又以柔居

柔順之至也以順道而升此岐之王業所以亨也故有吉而无咎或曰升二四不言升何也曰二應五大臣也四承五近臣也其位不可升也升則疑於五而有逼上之嫌故在二言孚在四言順其義可槩見也　游讓溪曰四入坤體重陰得正順之至也居近君之位在升之時不可復升升則凶咎可知惟致其恭順如文王之亨于岐山則吉而无咎也岐山之業始於太王成於文王故隨之固結太王之始也升之順事文王之終也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程子曰止其分升其德深得此爻之義或曰亨即四之升也朱子謂人積其誠意以事鬼神

有升而上通之義　仲虎曰隨王用享於西山本兌言此曰王用享於岐山本坤言山皆在上卦取象一取隨之極一取順之至故皆可用享也王者升中祀天登高望秩於天下名山大川不偏祀一山也文王帥彼天常但修事祀於岐山是文王不敢有妄升也吉者得臣道之純无咎者无僭分之失　質卿曰易之道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順易道而進之於德即爲順德用易道而行之於事即爲順事一不順便乖所以天地聖人皆以順事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五君位以柔居之本不正也而曰貞吉者應剛中以為貞也所以能升世道如升階而象以為大得志也坤為土故曰階　象言五貞於二而應之巽因以升故六五有階之道君臣一心賢才並進由是而致治故五得大志也　唐凝菴曰彖以二言謂之志行象以五言謂之大得志其義一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傳陰居升極昏冥於升知進而不知止不明甚矣然求升不已之心有時用於貞正而當不息之事則為宜矣君子於貞正之德終日乾乾自強不息者也以小人貪

求无已之心移於進德則何善如之　洪覺山曰冥升者冥心於升而不能已何以利不息之貞也升極而消上極而下外極而內順極而健故其所升將在德而不在位在內而不在外卽用六利永貞之意然則所謂冥者其迷復之關乎

程敬承曰不息之心一也用之於升則冥用之於貞則利冥坤極也不息而貞乾也乾乾不息故不消升不已而冥消之道也是以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易述曰卦至上則消又非陽爻无陽明之德故消不富也

項氏曰自物言之消而息謂之不富自道言之貞復爲

元坤之上六乾實居之何不利之有故曰利不息之貞
張雨若曰人常說佛是慈悲的今觀此爻慈悲未有如
吾聖人者上六冥升本是溺於利欲沉落在苦海中了
聖人却不忍就把求利不已這點心撥轉來教他去求
不息之貞此是甚麼心腸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只要上
六一回頭便是孟子舜跖之分亦是此意此都是人夢
覺關聖賢都多方去提醒他此箇關頭眞迷途指南也
不息之貞四字連綿講謂雖冥升之人而本心之天理
有不息者此乃本體也故利于不已以求之以不已求
之是工夫即是利字內　象旨豫上六冥豫道之渝升

上六冥升道之貞豫上體震動因其動心而欲變其豫升上體坤順順其進心而欲移於貞序卦云升而不已必困故上消而不富也

紀聞曰初允升言合志二言孚三言無所疑四言順事五言正上言不息之貞可見聖賢不求升於升而求升於已凡志之不合與有疑與不順不正不恒者皆不足以進德不足以立位雖升非易之所謂升也

萃升二卦總論汪都山曰群賢之萃利見大人有九五之君在上也六二正應故引萃有用享之象初之號三之嗟九四之吉視其引類與否爲得失耳九五當衆賢

之萃益修其元永貞之德衆志固无不孚矣羣賢之升用見大人有九五之君在上也九二正應故同升亦有用享之象初之允升三之虛升四之上升皆以同進而志行也六五因衆賢之升益開其太階平之治衆賢固爲之助矣萃極則齊升極則冥又皆持滿之戒也

困 ䷮ 坎下兌上　井 ䷯ 巽下坎上

陸膚成曰困德之辨也故曰困困而不失其所亨井德之地也故曰井養而不窮彖傳俱本之剛中以二卦爻之德言也剛中在困則爲精誠之本體二之所謂亨祀五之所謂祭祀此也剛中在井則爲靜深之本原五之所

謂泉是也二卦獨上六與之以征吉賛之以元吉何也

困不極則心不通井不上則功不成

胡仲虎曰卦名困以剛爲柔所困也爻論困義非特剛困柔亦困矣困于株木困于石困于葛藟所困者株之木纏繞之草于石則又甚焉剛之困于飲食於金車於赤紱皆美物也六爻別而言之崇陽抑陰之意也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胡雲峰曰蹇能止則知足以避需不陷則義无所窮困之爲卦上下三剛皆掩于柔窮而无所容所以爲困也然處坎之險不失兌之説時雖困而道則亨身雖困而

心則亨也處困能亨則得其貞貞由於亨也曰貞又曰大人者困而能亨是爲貞正之大人非不正之小人所能也有言不信又戒處坎之險不可尚兌之口也

陳紫峰曰亦有不當晦默者當言即言以及于禍則身死而心不死亦所謂困而亨也　蘇紫溪曰傳曰困德之辨所謂辨者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君子之心在世故之中而超乎世故之外通如是困亦如是此胷中一段獨得之妙不因困而有所失非因困而後亨也貞順受其正也有言不信正小人之所以異于大人也困者不忘於心故不忘於言故曰尚口乃窮非徒欲忘言也欲

其忘心也

程敬承曰亨就是貞吉无咎就是亨貞亨貞則內明而不爲禍傷尚默則外晦而不爲禍先有言不信非人不信也信者安義命之實心也困而有言則心不安于義命矣益取困窮非又加一番困窮也只是終身束縛其中而不能自脫身旣困而心又困若益之困耳

疊山謝氏曰困井相表裏困則澤中无水井則木上有水困有未濟井有旣濟困塞而井通明矣雙湖胡氏曰以卦體言澤自涸于上坎自流于下兩不相得以卦爻言二爲坎主上爲兌主又居不相應之地兩不相向皆困之道蓋天地之氣由西而北則其勢也順故兌下坎上爲節由北而西則其勢逆而坎下兌上斯爲困也亨以卦德言本義盡之以卦才言則二五剛中故亨貞主九五一爻吉也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唐凝菴曰兌水也坎亦水也兩水相習何以謂之揜也兌止水也柔也坎流水也剛也水以流爲性坎在下兌在上則流水亦止而剛之流爲柔所揜矣坎本爲陷而復爲柔所揜焉得不困然水源自在未嘗不可以通於澤也一通則不困矣

象言屯蹇皆以坎爲險而皆在外困坎在內欲動如屯止爲蹇不可得矣唯說而受順則不失其所而亨

趙汝楳曰其唯君子乎以貞故也不撓而折於困不躁

而重其困斯剛中之爲善處故曰大人吉以剛中也剛中之德不言而信所以能通困修德之卦也尚口乃窮无可通之理矣

王伯厚曰君子无斯須不學也黃霸之受尚書趙岐之注孟子皆在患難顛沛中况優游暇豫之時乎故曰困而不失其所亨　金汝白曰困而不失其所亨義在所字困非能亨也別有亨耳　沈德培曰吾心原自有所亨不是到困時方亨即困而所亨之道依然持着不曾遺落了這須是見貞守定之君子能之是君子即大人是亨即貞許子遜解剛中二字云困之撓人毋乘其柔

荏苒荏苒則沾戀沾戀則多牽壓故貴剛又乘其矜激矜激則虛憍虛憍則易至耗折故貴中陶洗淨涵養純大人所以為大人也何弗亨何弗貞但有樂天之吉又何隕穫之咎哉　尚口乃窮者兌為口舌明處險者用兌之說則可尚兌之口則不可李膺范滂輩吹枯噓生互為標榜卒貽黨錮之禍尚口之窮信夫　張雨若曰君子處困亦不是無所尚只不尚口耳如所謂危行言遜者何嘗无所尚來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蒙引曰致命未必定要死只得拚一死了如蘇子卿不

爲膚所屈則困而亨矣　陸庸成曰亨莫亨於志之通故致命遂志即是不失其所亨致命者立命在我致命而不致於命也遂則自得之謂　洪覺山曰致命謂致吾身之所當爲爲之不可得而後繼之以死所以爲致命也然不曰明志而曰遂志何也遂吾心之義以得所安焉非以求名是兌說之義也　王伯厚曰致命遂志命可致而志不可奪行法俟命命可制而法不可變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株木之有株者株即刺也人之體行則趾爲下坐則臀

爲下初六困而不行坐困之象使明者處之猶可自拔以出於困而坎爲溝瀆爲隱伏又有入于幽谷之象夫求通而入幽暗之所益終于困而已三歲不覿三歲數之成也久也　唐凝菴曰玩彖其惟君子之義則惟陽剛在困能不失所耳陰柔必不能也況初三本爲險者乎其困極而不安宜也　洪覺山曰困之善在陽也陽斯明而見矣初之不明不見卽坎初入於坎窞之時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朱子曰九二是好爻當困時只是困于好事二有剛中

之德以處困時是王事賢勞以才受困且寵遇方來未
已不有困于酒食朱紱方來之象乎人臣處此當精白
一心以竭報効之誠雖或所遭非時不免征凶而致命
遂志之義必如是而无歉耳征凶言時无咎言義須抑
揚重无咎一邊此爻孔明似之南陽抱膝豈以漢相爲
樂而先主言聽計從信任愈篤其後鞠躬盡瘁雖或業
終偏安然其一生忠義至今猶凜然有生氣也　潛齋
陳氏曰易言祭祀處爻多中實否則中虛葢中實者誠
信之蘊中虛者誠實之本此就二之享上言二中實故
取以爲象

程敬承曰征凶非不能濟困之謂經繹所云多寵多危多榮多懼是已義所不得避惟自竭誠以圖報効雖凶何咎如以不能濟困爲凶則中有慶說不去　朱子又曰他下面有許多好事以一身之勞瘁貽天下之福慶非有中德乎哉此二爻正所云貞大人吉以剛中也

游讓溪曰需于酒食者安常以待時困于酒食者居常皆處變時也憂時之忠匡時之業所由成者故曰中有慶也謂天下之福慶由於斯也以中德有慶則雖困于酒食非所以爲困矣昔人論唐之士夫能以憂道救世之心易其嘆老嗟卑之心則唐之天下何至於亂志此

之謂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四不可動爲石而三欲困之反爲所困二剛險不爲蒺藜而三欲依之反失所依宮其居所安也妻所安之主也也危困已甚而欲安其居則失其所安矣此失位無應之象无應而入安得配偶不祥莫大焉祥善也吉也不祥必有凶也　兌爲剛鹵亦有石象荀九家易坎爲蒺藜三內體故言宮上兌女故言妻三與上无應故言入于其宮不見其妻此即坎六三來之坎坎險

且枕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初六困甚正須得正應者援之九四處位不當才不足以援初而其來徐徐不果初六安能就拯而前進哉祗爲九二所隔而困于金車耳初之受困四之羞吝也然本正應二亦不得而間之終必得合故曰有終言終之必來而困可亨也　胡潛齋曰九四欲來初六之心即初六欲覿九四之心未覿未來一時之困耳時移困解則欲覿者終于覿欲來者終于來故曰有終

程竹山曰小象略四之才言四之志人患无其志耳苟有其志則才雖不足終必相合而有與也有與則非困矣故困之道必求其與　唐凝菴曰四爲初正應又有觧初之志故曰志在下豈不欲疾援之哉要知初之困不可獨解二解則初自解矣其來之徐徐者困于金車耳又曰三爻皆掩剛成困者亦所以解剛之困者故其困也以下之困爲困耳非自困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徐子華曰上爲陰掩是上爲近習所蔽也下則乘剛是

下爲强臣所迫故象劓刖夫臣下本備吾之使令者也既爲所傷則无所用而反爲困故象困于赤紱剛中内有決斷也說體則能處之不見聲色故能漸以去之而有說也說者能制其近習去其强臣也利用祭祀者以其有剛中之德也剛中即誠誠則无不格也　唐凝菴曰困至五而兌體見故曰有說其得說之志可知蓋上卦以其柔質則能掩剛以其說德則能拯困惟始以掩而失說故以拯二有說也有說而曰徐當困時不可求亟通也

程竹山曰陰掩則晦乘剛則危危與晦豈得志之時乎

中而且直只是剛所以不爲上下所撓屈而有說也周桓王忿鄭不朝而自行伐鄭鄭伯射王中肩諸侯皆不朝是不能徐而有說者也　張彥東曰朱紱赤紱皆行飾所謂天子純朱大夫赤者也朱紱方來得君寵也困于赤紱失臣翼也二臣位故言享祀以誠感其君也五君位故言祭祀以誠化其臣也　項氏曰以紱言者程子謂主於行蓋困塞之時以得行爲亨故六爻多以行取義初言臀二五言蔽膝四言車皆行具也色之赤黃者爲朱朱君紱也赤臣紱也二五无應而以中相應故以君臣言之至三上无應則直謂之不見其妻云志皆

謂所應四志在初而未得故來徐徐五志在二而未得故徐有說　游讓溪曰困之上卦三爻不能皆正而有終有說征吉者以皆說體而善于處困也　易述曰剛爻困於酒食无咎困於金車有終困于赤紱有說陽剛受困皆非自取困而亨也柔爻則困于株木者不覿困于石者不見困于葛藟者譴許其有悔征吉所謂有悔者取其悔掩剛之過也經繹曰困以陰掩名卦而陰爻困特甚則掩人祇自掩耳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蔡虚齋曰陰柔才之弱也困極時之窮也故困于葛藟纒束而不得解于臲卼震撼而不得安定時全不得動動時全不得少定動輙有悔无行不困也如此則不可征矣然物窮則變占者若能有悔咎前之非而改前之爲則可以征而吉無復葛藟臲卼之悔矣動悔者事可悔也有悔者心悔其事而有改也　蘇紫溪曰上與三陰柔牽引如葛藟之纒綿然此臲卼不安之境也其惟動悔有悔困心衡慮解纒脱縛然後爲吉行乎三凶上吉以蒺藜難剪而葛藟易伐也困而安坐于初卒无聞見之期困而臲卼于終尚有征行之吉甚矣困而不學

者之爲民下也

潘雪松述曰爻至此有變通之義隂柔能悔而不能決疑動得悔而不翻然變動終有悔矣故勉之以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隂柔疑慮之過也居至困之地正謀通之時而柔懦不斷葛藟滋蔓處於臲卼而不能去斯非謀而未當乎惟能斷然曰動悔有悔悔不可再一脫其纏繞之非而去之則吉矣　按全體下五爻或柔掩剛或剛爲柔所掩皆不言吉惟上六善變故吉

程敬承曰兌口自言爲曰曰動悔是自訟亦自悟也是悔機亦變機也知其動悔而悔豈遂悔而不動耶悔前

之動不得通而更思變動以求通洪覺山所謂知悔而之吉是也征行也困以得行爲通不但曰行而曰吉行則无不通矣所謂變乃通也　程子曰三以陰在下卦之上而凶上居一卦之上而无凶何也曰三居剛而處險險故凶上以柔居說體唯爲困極耳困極則有變困之道也困與屯之上皆以无應居卦終屯則泣血漣如困則有悔征吉也險極而困說體故也以說順進可以離乎困也

合沙鄭氏曰困坎兌相重兌正秋坎正北兌一陰始將秋氣而蔓草未除故爲葛藟之困六三秋冬之變蔓草葉脫而刺存故爲蒺藜之困若初六在坎之下正大冬之時也蔓草爲霜雪所殺靡有孑遺所存者株木而已

三爻皆陰又困從木
故繫以株木之象

總論丘建安曰困剛揜也卦以三柔揜三剛爲象然剛爲柔揜者吉而柔揜剛者凶下卦以初三之柔揜九二之剛則初三凶而二吉上卦以上六之柔揜四五之剛則四五吉而上凶彖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二剛爻之謂矣

陸庸成曰卦本以剛爲柔揜曰困而六爻偏是柔爲剛困們剛之困也亦非柔能困之故初困于四三困于二四六困于四五方且爲株木爲石爲蒺藜爲金車爲臲卼何其甚也而剛之困也祗以酒食以赤紱未見柔之

困于剛也夫柔本欲困剛而反困于剛彼方有慶有與有說而我則不明不祥終身凶途而已爲之奈何聖人於是乗其困極而告之曰汝動則悔隨之其庶幾悟而悔于心乎汝不思困君子君子豈欲困汝者哉惟旣悔而改其掩剛之惡則株木可以爲庇而石亦可以爲袵此化凶爲吉之門卽是變小人而爲君子之術聖人之旨微矣

蘇紫溪曰夫人之情處和樂之地則欣然適處困窮之地則戚然悲惟大人君子不榮通不醜窮胷中洞然如太虛無物而視可喜可愕之遇眞如和風慶雲疾雷震

雨漠然不以動其中也三聖人之繫詞困嘗之也哉文之羑里也周之居東也孔之陳蔡也彼其嘗試於困苦者良深也然文明柔順頎膚赤舄而絃歌之樂從容於春夏秋冬之序則所以處困誠有道矣噫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然文曰亨貞周曰有說孔曰致命遂志安往非樂安往非天至於酒食之困焉而慶金車之困焉而終赤紱之困焉而說葛藟之困焉而吉則生於憂患而天且弗違矣不然幽谷之入不可出也蒺藜之據不可安也患難未加胸中已擾縱以言自解天下其孰信之噫天下不能无困之時而嘗有不用之心心無所累則拂

鬱亦皆樂地心有所累則通顯祗為危機故曰困德之
辨其莫辨於此矣